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五
之十七



02095

宋文憲公全集卷十五

元故婺州路儒學教授季公墓銘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十五

濂待罪國史兼職青坊日趨大本堂與晉府典儀劉彬數相游彬處人也其先公諱演實濂之故人彬以契家子之故間來言曰外舅季教授之死已十三年墓石且無文其子遠居於浙河東垂姓名無由自通敢持福建行省員外郎王錡狀介彬以請惟當今名公卿大夫無不得先生文以發幽潛者願男矜之按狀公諱仁壽字山甫其先處州龍泉人後徙居州城中宋殿中侍御史棠以骨鯁著聞公之十四世祖也曾祖泰亨祖文明父德巽母某氏公之父以學行知名越郡凡兩辟不就公幼漸家學長益自奮厲文辭如水湧而山出重紀至元初用薦者起教諭慈谿公爲徵通租新禮殿建教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五

鑿坡續集

一

諭廳事部使者暢公某行縣他校官獲罪者相望唯深器公命往黃巖鑄祭器之未完者慈谿先正寶章閣學士黃公震著書滿家公以狀上府祠之學官設課試法以待後進鼓舞激勵唯恐有懈怠竟有二士獲江浙文解人多之秩滿遷處之松陽其訓迪學者一如慈谿郡守徐君思讓請公定鄉飲酒禮公爲斟酌古今筆爲儀注徐悅銳意欲行之會徐卒乃罷陞饒之雙谿書院山長以親年高辭時丁元季州郡多繹騷藩方大臣多有辟公起者公力辭龍泉湯京好義之士也捐田爲義莊以惠其族復開義塾以教鄉子弟以公爲一郡之望延爲師公悉心開導孳孳如不及會近臣李國鳳經略江南承制得專除拜憫公位不滿德特轉教授婺州公歎曰仕所以行志也志不行曷若肥遯終身乎遂放情肆志於雲

林煙壑間條然如在物外遂自號爲春谷處士云初公承家學治易暨春秋通其奧義及上饒鄭先生原善來爲郡錄事公獲從之游受書詩二家先生名進士故公之所造益精出是四方從之者衆號爲四經師後多有知名者其爲文詞不事剽竊而自成一家幽國忠宣公余闕過栢索而觀之亟稱道不置公爲學至勤羣書無不歷覽輒手節鈔之爲春谷讀書記二百卷其所著者易書詩春秋皆有衍義共若干卷四書質疑若干卷策樞通覽若干卷詩林鉤元若干卷弓冶錄三十卷文集若干卷兵彙之餘皆鮮有存者不幸壽六十有一以至正壬寅八月某甲子卒其年九月辛酉葬于龍泉縣安仁里麻邱灣先配吳氏生子二宗起宗憲皆善繼其學宗憲一名觀將仕佐郎漢中府褒城縣主簿女二長適彬今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五

盤坡續集

二

遷承事郎工部主事卽速銘者次適湯訴繼室潘氏廣東道肅政廉訪司照磨弼孫女也生男一宗義女一適湯柱孫男三同紹襲予惟人處霄壤間有異蚩蚩之徒以其自立也所以自立者非假功名以自見乎或命與時違齟齬而不能進則托辭章以寫其所志庶幾古者立言之義二者之外則無所容力矣以公之德之才於功名乎何有浮沈庠序中迨沾一命亦且歸然老矣期表著者唯在乎有言六丁雷電又從而取去之其果何爲耶如公者蓋可悲也雖然治國有道教與教爾而教爲尤重公雖不及爲政而位爲人師橫經講道霑丐後學爲多其視懷銀黃垂三組而無益於人者賢不肖果何如也尙奚悲銘曰

陰陽雜糅兮莫測端倪人生值之兮萬有不齊有美君子兮

厥德孔嘉祿位之卑兮蔑以振其華摛文自耀兮出史入經
鬼神靈異兮雷霆震驚忽斥豪英兮囿于醇熙敷繹六藝兮
蔚爲人師日坐臯比兮唯先民是程誨言淪浹兮學維蒸蒸日上
師道旣立兮善人斯多剗刮染汙兮丕冒至和視彼酒酒兮
三組銀黃徒曠厥官兮是謂自戕道隱世澆兮懷古而悼今
哲人不可作兮盡然而傷心麻邱之灣兮水環而岫張太史
勒銘兮用播遺芳

石盤元故祕書著作鄧芳洲先生蕭府君阡表

先生諱雷龍字作霖姓蕭氏蕭爲江右著姓系出唐宰相復
復長子儉家長沙六傳至居生遭馬氏亂與三兄弟始來廬
陵娶吉水文昌鄉虎谿劉氏復遷焉其季子琛生勝勝四傳
至大理評事文叔以貴雄于鄉娶宋宗室女趙氏祐陵賜以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五

鑿坡續集

三

一官大理生應通應通生達達生登仕郎餘慶餘慶生滋滋
生大德先生之父也先生童卯時輒嗜學弗厭夜漏下二十
刻其母王夫人往偵之見危坐曲房方張燭觀書未寢也比
長而業成宋社已屋無所試奇氣兀硯遇事輒奮發凌厲不
可挫折及元平江南束書遊燕都諸公貴人見其魁梧穎異
執禮雍容不迫固已奇之及觀其辯析古今陳義甚高操觚
爲詞章頃刻千言有長江萬里之勢無不聳敬近臣聞之有
言於世祖者卽遣使者召見奏對稱旨翼日復條崇學校進
賢才薄賦斂均徭役禁驅奴革和買六事以聞有旨賜白金
孟下其事中書議行之仍勅就邸舍以俟後命大臣有弗便
已者沮之不報先生翩然西游關陝時國子祭酒蕭貞敏公
齎負一時才望於人物極慎推與先生謁之於京兆卽倒屣

出迎畱連不少置且曰如君氣岸文采自當爲南士之冠由是四方名士大夫逢其至皆爲之傾動先生與之登高弔古悲歌慷慨呼大白望天而飲浩然有尙友于載豪傑之義宗藩安聞王聞而奇之欲辟爲府屬辭不就杖策南還至大初有薦爲衛饗院大使者不拜或曰君命也復至燕都至則改祕書監著作郎矣未幾馬忽蹶于門意以爲不祥卽日投牒謝去趙魏公孟頫苦畱不得迺序而送之其後同列皆坐廢人服其先識久之親友有勸其游闕者先生歎曰吾周游南北數于萬里裘馬僕從豪宗戚里迎勞如東西家視功名探囊中物爾奈何事會之來輒齟齬如是其命也夫其命也夫遂絕意於仕進初先生家多貲至宋季而貧乃折節治貨區不數年間竟倍加於昔然積而能散人有緩急不問識不識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五

鑿坡續集

四

苟請焉千金可立捐天雨雪族里有弗炊者載薪粲巡戶周之遠邇賓客聞其豪邁善施填咽弗之絕皆足取欲而去先生事親能盡孝調御甘旨必躬爲之俟親嘗而後去朝夕問衣燠寒而進退之諸弟有涼落不振者三皆分財析產以爲養致有雙竹並根之祥族子性敏厄於貧弗克進學招與諸孫爲師友後爲名儒積世藏書頗多鄉之先達若忠簡胡公文節楊公文忠周公之屬凡十餘人其所著書共數百卷恐其廢棄不傳構竹林精舍發舊藏共度之所居谿山秀蔚高閣崇榭連岡跨陌叢錯如畫先生被古服冠綉衿其中觀者謂爲有道仙翁晚年構堂西偏扁爲芳洲魏國李文忠公孟嘗爲之記因自號爲芳洲云先生生於宋寶祐戊午十一月某日歿於元泰定丁卯十月某日享壽七十有文集若干卷

藏于家娶宋氏子男子二長來復由伴讀成均授順州儒學
正次來有用薦者授某州路儒學錄皆先卒孫男四人孟權
孟武孟福洵鄉先生劉公嶽申高第弟子博通羣經以善
古文辭名世入我皇朝應詔而起擢爲虞部主事階從事郎
孟權等以某月日葬先生于州之蘆村之原葬後四十年洵
痛念先生歿時六歲今五十餘矣深懼羣行泯泯無以暴白
于天下後世每一思之淚落不自禁乃請同郡奉議大夫兵
部職方郎中劉崧狀乞予爲之銘予惟成周封建之時統尊
於天王化宣於五等之國上下相維欲以兼安元元士抱致
用之器咸思有以行其道之魯不遇則之齊之齊又弗遇則
之秦之晉之楚必期有所合焉自古制廢而爲郡縣萃天下
羣才悉掌於銓曹縱有邁往之資俯首抑志出於其間雖獲
乎上而下或沮之亦不能以自達槁項黃馘歿于蒿藜之下
比比有之如先生者蓋誠可悲也雖然自有命焉不足爲先
生憾予竊觀貴胄名門其勢燄薰灼炙手可炙身死肉未寒
已無有道其名者今先生物故將踰四紀其哲孫方撫行焯
能圖傳於不朽由是觀之士君子自立不繫於窮達尙矣苟
不有繫於窮達則聞先生之風者蹶然興起確然期蹈夫道
是進亦榮退亦榮無所入而不自得也是宜表見於世而繫
之以銘銘曰

天挺俊英拔類超倫一吐一吞有氣網緼發爲文辭萬馬四
馳揚塵續紛道絕走飛東書游燕見者改顏風雷翻翻忽生
舌間流聲遠聞達于帝聰召至法宮瀝血攄忠臣雖布衣願
知政幾再拜稽首噉于龍墀帝曰俞哉爾誠爾輸爰勅中書

亟行弗徐蠢彼狂悖惡帝有聞白日雖白障之浮雲公卽翩然迺西其轅迺涉大河迺入秦關奇氣莫磨陟彼巍巍白眼望天呼酒放歌陳跡漫漫風高木寒昔人何在慨其增歎誰其起之東觀委蛇公謂止斯我數之奇我家之豐今胡淪荒折節事之其貲日穰有積必施叶孰顛孰墮我或遷之視金如泥有芳者洲中孕杜蘅寄情適物欲塞其榮斂藏豪華敷爲天葩飲水著書樂無津涯觀化旣融以就窆封以紀始終以鎮幽宮

宋平章故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李公權厝誌

公諱思齊字世賢姓李氏世爲汝寧人當元之季汝潁兵起公招集義旅數平郡縣由是進保關陝歷官自中順大夫知汝寧府至銀青光祿大夫太尉中書平章政事兼知樞密院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五

鑾坡續集

六

事全境安民衛元社稷其功爲多當是時元政愈亂公度不可爲會淇武二年我大將軍魏國公統兵定中原公駐軍臨洮遂帥士馬數萬來歸召赴京師授資善大夫江西行省左丞三年從大將軍征定西復漢中除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六年公復從大將軍征大同至代縣得疾而還寵勞備至遣醫官絡繹治療且幸其第視之尋賜新第一區官其子世昌懷遠將軍同知金吾右衛指揮使司事甥鄭玉武略將軍羽林衛鎮撫以慰其心豈期公荏苒沈疴竟弗能瘳以七年九月四日卒於正寢壽五十二卒之日側室臨汝陳氏年始三十三義不獨生亦自經而死事聞皆親製文遣使者祭之且贈陳氏淑人諡以貞烈恩禮至渥是月二十日與公合殯京城上元縣之向村以俟他日歸葬先塋之次禮也公曾祖

茂贈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妣王氏贈夫人祖章資善大
夫中書右丞妣姜氏贈夫人父成贈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
事妣盧氏贈夫人公娶王氏封夫人子二人一卽世昌一安
壽女二人定童華童皆在室惟公守土保民以歸有德克享
祿位施及子孫至于令終眷賚尤厚可謂生榮死哀者矣謹
爲疏其秩里世行及權厝歲月用納諸壙云

故廬陵張府君光遠甫墓碣銘

南齊書張氏傳

皇上卽位之五年初廷清明百揆時叙乃開文華堂禁中妙
柬英材詔詞林羣公分教之車駕幸臨闕其所業文親定優
劣上德至渥也時江西張唯流寓河南以尙書領首薦會試
南宮未試除國史編修仍俾肄業于堂予見唯有雋才特請
予上錄爲弟子員唯執經日久忽歔欬流涕言曰唯父抱奇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五

鑿坡續集

七

節不幸歿于盜手今體魄入土而墓石無文一念及茲將欲
無生惟先生矜而畀之予按亡友吏部員外郎周子諒狀君
諱遠字光遠姓張氏吉安永豐人氣岸豁達不狃於小物當
元之季大盜起沔陽蔓延江右陷吉安旣而州兵搗走之盜
所過并落民皆相挺爲變殺掠巨室慘酷不忍聞君怒髮上
指日夜建奇策剪寇其友有羅惟遠者尙氣節遣人夜致之
列酒炙于庭脫冠酣飲夜將半屏左右踞而告曰吾州素號
文物之邦一旦盜蹂踐將無遺義不與賊俱生然非公不足
濟吾事今郡守梁使君出督兵境上公宜往請師吾陰立部
署以俟斫賊無難者羅抵掌于几曰子誠奇男子吾縱無他
能敢不從命議旣定君冢子庸猶未知君乃叩寢門令出拜
復語之故庸曰羅先生若迎官兵至庸持大斧盡殺狐鼠輩

不留一人羅舉觴賀君曰大兄有如此豪傑兒事不患不成也未發寇諜知之帥衆執羅去裸而鞭之且問曰誰與汝造謀羅罵曰死狗奴吾憤汝不道自欲殺汝何暇與人謀哉賊怒愈鞭之仍授筆紙使寫首謀者名羅瞋目視之大書一死字賊反接羅于樹剖其腹作小竅日增加之羅嚼齒大置三日而後氣絕將絕置聲猶含糊在口君幸得脫走吉水及寇勢少戢君還故里寇有知君遣羅事者縶之至營賊競來指曰是嘗欲殺吾屬者君顏色自若從容語賊曰我纓綬之家決不畏死喪節殺卽殺毋以多言爲遂遇害賊黨忿猶未平并欲屠君介子賢渠魁執不可慨然歎曰彼固忠義人也寧可使其不血食耶爲具棺斂使歸葬里之桐塘聞者莫不賈涕君博通經史篤風義事親以孝聞豪右以科繇困之君奉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五

鑿坡續集

八

親避去旁郡不遠百里負米以爲養暨歿號慟幾絕者數四然嫉惡如仇閭師有貨粟多取息者勢橫甚君面斥其非直於州縣閭師恚欲夜擊死君聞州里萬口交譽不忍發而止賓客至門傾有無相接劇談古今事變二千年間如玉貫珠聯客爲之傾聽忘日之夕且曲盡物情三尺童子上謁亦以禮受未嘗少忤性不嗜貨殖或勸爲子孫計君笑曰能守先業亦足矣何以多爲君子稱焉壽五十四遇害於至正戊戌正月其日不可復知自桐塘改葬於大塍之原則洪武辛亥八月某日也君配劉氏輕財重義人有顛連者解衣推食無吝亂離後家單每鬻釵鈿助夫賓客費後君五年卒子三長卽庸次卽賢有膂力能馳馬奪槊千人中後十一年亦卒季乃唯新擢今官女三俱適士族孫三憲文昌女二在室曾孫

一祺君之系出自唐曲江公九齡九齡元孫洪州都督參軍景重始來江西參軍曾孫僉判虔州洪字宏淵復遷永豐之杏園代多顯官至君曾大父元叔大父瑞伯父亨雖曰不仕咸能世儒業云嗚呼士氣弗振久矣當楚氛膠葛之時爲二千石者曾不一舉手障之寇至輒俯首遜去日行百里唯恐不疾誠女婦留鬚鬣者也有如君者藐然一布衣無社稷人民之寄乃能建策殺賊不幸事不成雖肝腦塗地而不悔豈非烈丈夫也哉羅氏能從君謀身可死而志不可奪亦可謂慷慨之士取友之端又於君見之嗚呼志莫大於殄寇義莫重於捐生此而不銘惡乎銘銘曰

元政陵夷盜起楚區絳巾嘯呼毒氣所侵蠱其良心棄鋤握謹睽茲廬陵羣邪沸騰千里血腥有夫桓桓髮上指冠誓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五

盤坡續集

九

除暴殘夜則枕矛血淚交流同志之求酣歌慷慨舞劒欲狂維箒之良彼何昏昏漏師弗懲賊我良朋正氣凜然雪爲不寒欲膾盜肝君亦被拘詈賊益奇以死狗之雙璧焜煌如星吐芒照耀四方君名巖巖重如泰山一死亦安史官造辭饋于幽墟後世是師

元故累贈奉訓大夫溫州路瑞安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樂清縣男林府君墓銘

府君諱邦福字大彥姓林氏林出殷比干之後辟地林山因以地爲氏子孫分居清河至漢太子太傅尊遷濟南晉太傅禮永康間又遷下邳永嘉之亂合浦太守祿又遷閩之溫陵自是閩中多林氏唐貞元中莆有孝子攢爲福唐尉棄官廬墓致甘露白鳥之祥詔立闕旌其門孝子五世孫諱某當五

季時仕于唐及沒夫人執氏扶櫬還閩道經溫之瑞安值閩亂遂葬于縣之塔石村有馴鹿之祥人號鹿阡執氏卒合葬其地自後九世子若孫咸環葬左右其諱文慶者實夫人之九葉孫生古溪處士諱益甫復遷郡城生台州路總管府照磨諱桓實府君父也照磨君以孫常官七品當封父母援故事讓於祖贈從仕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妣黃氏贈宜人府君局度孤鸞不爲屑脣詭行弱冠出游蘇府公廉其賢辟爲史蘇之寓公多權要願指氣使州縣皆唯唯不敢較府君毅然不爲屈有請托者却不聽且曰國法何可以徇人積勞當調州之幕職江浙行中書以筦庫缺官借授處州松陽監稅改監紹興如坻倉府君釐革弊政出內皆有程顆粟弗私轉嘉興陶莊務副使時浙西大祲民嘯衆奪餼糧與抗者輒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五

鑿坡續集

十

見殺上官檄府君攝尉事府君授以籌略分遣弓箭手掩捕之未幾皆獲議法者悉付重典府君走白部使者曰饑民無食雖萬死不顧何往而不爲亂原其初情不過魚游釜中少活須臾之命如法家議無乃太過乎使者以爲然免死者數百人轉饒處二州州之務居城闈稅課每屈府君運量有法皆以最登秩滿監衢州常山務絳巾賊起沔陽江浙諸郡皆釋騷弗寧時浙省左丞高昌公出鎮廣信專總戎事署府君常山尉府君集義旅數千淬礪戈矛使習坐作擊刺之法號令精明部伍整飭不亂狗鼠輩欲乘隙鈔掠者皆吐舌散去未幾御史大夫子恣爲不法人言沸騰溫以親故未忍撻其姦日恆鬱悒不樂府君謂溫曰吾能安吾貧慎毋以老身不

行其志也明日溫率同列謁大夫力斥其子之非大夫慙甚
既退溫卽抗章辭去奉府君還鄉浙省左丞相康里公時承
制得專封拜擢府君鄉郡知事郡民舉手加額曰吾州害與
利林公知之我民庶有瘳乎適山寇竊發掠慈湖將窺城上
下洵洵府君白于府曰事急矣奈何吾將以三寸舌却之乃
單舸直走賊巢諭以禍福賊見府君至大駭爭持白刃相脅
府君厲聲叱曰朝廷何負爾輩乃敢弄兵反藉使州縣賦斂
急或不能堪當訴之方岳大臣足矣今乃自麗刑憲官軍旦
夕乃大至舉族當作菹醢吾憐汝輩愚特來示以生道乃欲
吾脅耶吾不畏死者任爾爲之任爾爲之賊衆愕眙相顧再
拜謝曰明公言良是微公吾屬入鬼錄矣皆俯首退去爲良
民如初朝廷時遣近臣經略江南官有異績者必超擢之有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五

鑿坡續集

十一

司方以功狀聞府君竟以疾卒壽六十又七府君明白坦夷
不尚鉤距遇事曲直輒辯白無少讓人初難之終服其明斷
性好施與人有急難賑之唯恐不及處伯仲間無間言尤篤
於訓子故卓然皆有成立既而溫改福建行中書省管勾得
請于朝封府君文林郎汀州路寧化縣尹夫人王氏贈宜人
及溫累陞員外郎加贈奉訓大夫溫州路瑞安州知州飛騎
尉追封樂清縣男夫人亦加樂清縣君府君卒之日至正十
九年夏五月癸丑葬之日其年冬十二月甲申墓在永嘉縣
建牙鄉先塋之側王夫人先十七年卒子男子四人長卽溫
奉訓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次常從仕郎泉
州路德化縣尹次嘉福寧州知事次寧行宣政院宣使子女
子一人適福州長樂稅課提領項昱孫男七人本秉東乘策

某某女四人曾孫男二人某某女一人嗚呼天之生材也一元之氣既運無往而弗周譬諸木焉或可爲棟梁或可爲榱桷未嘗不具特人用之有違其材所以每形君子之歎有若府君材信美矣乃使之淹回下列無以吐其胸中所蘊及逢世亂則建策禦寇親往諭降卒使革心從化其氣量足以有爲使之專城而居必有赫著愷悌之政奈何斲棟與梁而以榱桷用之嗚呼果誰之咎歟然而天定終能勝人府君固不遇矣有子以詩書起家爲時名臣馳贈所及至于二千石之榮無可憾於九泉矣濂雖不及拜府君牀下而幸與溫游溫以前進士孔克表狀走金華山中徵予銘義不得辭銘曰
天之生材小大異宜用或倒施乃人之非恂恂林公厥材孔
脩苟竭其蘊可鎮方州關市之征曷我溷之公笑曰嘻我斯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五 鑿坡續集 七

受之料量既平出內無愆人或不足我則裕然山寇跳跟鋒
蝟斧蟪以奪以攘以撼大邦公乘單舸直入其阻威容言言
其氣若虎賊黜而疑羣而趨之執刀圍之人爲危之公聲如
雷震破賊膽再拜稽首今則焉敢轉彼昏昏易爲昭昭棄其
戈矛爾黍爾苗古有薦土達諸巖廊執持使節不發一章公
雖不遇有子承家龍光炳煥泉壤增華建牙之鄉馬盭其封
史臣勒辭無愧於衷

呂府君墓銘

公姓呂氏諱民順字國安贛州興國人曾大父某大父宏略
父志熊妣易氏公生八歲成將萬夫長過其家憐公黠慧抱
寘膝間問曰爾能偶句乎曰能因出一言試之卽應聲成對
一坐皆驚稍長以力本尙義稱家用益裕無物不周然好與

賓朋游每逢令節必折簡邀致肆筵宴饗之酣暢淋漓雅歌
投壺必盡歡而後止歲甲申大厲爲人災朝疾而暮卽殮有
一室盡喪者積屍縱橫無人具棺斂公患之與閭右大姓謀
俾道家者流禳而除之公齋戒沐浴對越七晝夜儼若有臨
其上者厲氣爲消邑宰失刺不花敬愛公甚唯公言是聽未
嘗干以一髮私鄉民謝氏爲強寇所誣構獄案具將上公從
容一言白其寃謝獲免終身不令謝知之俗好競渡當五月
五日造船爲龍形飾以五彩鳴鉦鼓鼓諫奪赤旗以爲樂觀
者如堵牆公訶子姓曰是非君子之道也禁勿往往輒有罰
公蚤喪父言及每垂涕事母夫人唯恐違其意卒以孝聞愛
弟民瞻二日不見則愀然不樂民瞻天遺孤以仁年甫十四
公鞠之育之逾於己子以仁復卒生二子尙幼公爲保抱攜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五

鑿坡續集

七

持使守其先業迄今有成公生於至元癸巳八月二十日歿
於至正乙酉十月某日頽歿精神不亂呼水起盥手端坐而
逝享年五十三以明年丙戌某月日葬於縣西九峰山之原
禮也公妻劉氏諱淑仁同縣清德鄉人生二女前卒繼室亦
劉氏諱福眞亦同縣人家於寶城鄉四子震復鼎益三女適
劉平可李永堅張良貴良貴妻少房歐陽氏出孫十人女四
人予躋法從時復實爲承奉常相與交游極驩復間請銘公
之墓予謂公孝以奉親仁以及物禮以馭下皆可以無憾宜
勒銘墓門使百世之下有知公者銘曰

世遠道散俗乃分孰能障之狂瀾奔夫君屹立志有存制行
如古夔絕羣有不信者徵斯文

故懷遠將軍高昌衛同知指揮使司事和賞公墳記

公諱和賞畏兀氏世居高昌曾祖紐憐事元世祖有功封高昌王祖帖木兒不花中書左丞相父不答失里中書平章政事皆襲王爵母也先忽都封王夫人公性警敏能知時達變幼亦紹王封鎮永昌洪武三年大兵下蘭州公賈印綬自永昌率府屬詣轅門內附詔授懷遠將軍高昌衛同知指揮使司事世襲其職公乃開設官署招集降卒數百人會宋國公馮公勝奉勅征甘肅命公移鎮西涼轉輸饋餉無乏朝廷嘉之不幸以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卒于南京之寓舍年二十有八以十月八日葬江寧縣聚寶門外五里呂氏花園上遣使者祭奠恩禮優渥人皆以爲榮公妻曰都堅子一人太平女二人在室惟公生于王家暨入國朝榮膺顯爵方以事功自見而賦年不永惜哉因爲疏其世系及卒葬大槩納於墓以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五 鑾坡續集 函

志其哀

滁陽蔡氏道山阡表

祠部主事蔡秉彝詣濂請曰彝之曾大父諱某姓蔡氏初居趙州因官于滁遂家焉娶胡氏無子唯一女懼蔡氏子不血食也乃命季氏子冬後冬負氣自豪殺人亡命竟不知所歸遂以女歸來安之許氏許氏諱清字士廉讀書有賢行平居寡言以儉總自將曾大父愛之曰是類我者也命以爲子不聽久之乃相從實彝之大父也不幸爲高氏子誣構以死罪畱園扉者二年貨產咸廢而大父無愠容大父復無子亦生一女先是句容龍潭人孔氏有諱善者字國寶幼失怙恃唯二兄存願虐之依仲父以生一旦告仲父曰兄若弟一氣所鍾也苟戀區區貨業使兄被不義之名人其謂我何請避

之仲父爲之沈瀾出涕且曰吾在子勿憂於是竟決去無留
意行至滁大父見之嘉其知彝倫之理與其語又輕財仗義
有特達丈夫志亦以女妙靜妻之割羊豕大饗嫺朋焚香祝
天曰吾再世無嗣蔡氏之傳將遂微矣是子其克荷負吾家
乎乃後之實彝之父也不數年盡復大父所喪土田人有曲
行面直之鄉黨稱其賢生四子長卽彝次元童次壽童次慶
童及一女至正甲午三月二十九日滁陷于兵先母與女素
英抱節赴水元童壽童慶童不知所往獨先人與彝間關渡
大江而居金陵先人因憂憤成疾死時八月十八日也彝娶
王氏生一子名繼宗嘗念三世皆以異姓爲後雖於先王之
禮有所未合原其情之所至豈得已哉彝家素積善天必福
之冀子孫或衆多各俾一人承蔡許之祀而彝復姓孔氏則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五 鑿坡續集 五

於禮爲得矣然大父之年僅五十七大母復少四歲而終父
視大母之年又少十歲母之年則如其父焉四喪皆於黃道
山以昭穆序葬山在州東北十五里曾大父兆域之所在也
墓石皆無文願子爲通書諸碑以示後人天地開闢厥初生
民何嘗知有所謂姓氏聖人者出惡其無貴賤親疎少長之
別也於是因生賜姓胙土命氏以至於以字以諡以官以邑
而族系漸繁矣蔡本姬姓許本姜姓皆以國氏者也孔本子
姓以王父字爲氏者也而三者何可同乎雖然凡有姓氏莫
非神明之胄而出於炎黃之世所謂二十五宗一十四姓者
尤多流雖殊而源則一遽謂之不同亦未見其爲可也然彝
之爲孔氏固爲不刊之論彼二氏者豈可忘其所付託而爲
若敖氏之鬼哉誠令子若孫繼之一如彝所言亦出於禮之

變耳嗚呼氏族之不傳其淆亂無別亦難明矣使彝不自言數世之後惡知有所謂孔氏者哉昔人有云人有姓氏猶衣服之有冠冕裂冠段冕雖有帶裳幅焉不足以被飾其身其任不爲不重矣其任爲甚重人反視以爲輕有如彝者豈非有識之君子乎某與彝交既久若異姓昆弟然故因其請爲表著先塋之碑使後世有考焉彝字秉彝爲人慷慨疏通其從政也難集之事談笑而成之人號爲長才幼鞠同里王時中家遂壻焉已而襲其姓時中既有後今請于朝仍氏於蔡云

故麗水葉府君墓銘

梧之葉氏世居松陽卯山至唐銀青光祿大夫越國公法善始以道術顯宋初有諱備者從卯山遷麗水之東里又至崇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五 鑿坡續集 六

信軍節度使贈檢校少保夢得始以政學著夢得字少蘊世稱石林先生者也府君諱元顯字子西先生之十世孫氣宇凝懋沈酣於六籍而旁溢諸史百家折衷羣聖人之說故其學粹然不雜以他歧端居若思喜怒不形于色一動一靜咸檢押無違度雖經鑠石流金之候未嘗離冠衣而處下帷講授弟子執經者環立左右府君爲敷繹奧旨攝其粗疎入於密微無不益然充足若蒙大霧而行不知身之沾潤也然其躬行尤力在父母側和婉其聲氣進退有容恆恐弗勝其依戀慕愛之情津津然洋溢於外暨歿哀毀骨立幾至於滅性終身孝慕不衰四時祭享必極其豐腆獲一珍品不薦不敢食遇諱日之臨設席奠酒漿籩豆菹醢哭盡哀追想容聲竟日乃已延平守項君棣孫鄉友也每稱之曰吾交人多矣生

事葬祭求無愧古昔者惟吾子西耳人聞之無異辭家雖貧
殺衣縮食葬宗黨十餘喪有告急者輒視其有無給之過庭
之間尤善於訓迪嘗曰吾家自石林益衍書詩之澤接武繩
繩至今十餘世矣吾祖吾父挺然於其中尤以種學績文自
任其遺編所存者可見已故鄉旦之評必曰儒紳之聯軌者
東里葉氏也吾朝夕以思唯寐始忘之爾等毋怠事累吾無
以見先人地下諸子聞之更相勸勵皆爲文行士里閭取府
君以爲則焉年旣高幅巾大衣褊褊於烟霞泉石間嘯詠自
娛其樂道循理一出乎性分之正士大夫多慕豔之故相率
號之爲樂隱翁一旦遘疾復呼諸子謂曰吾今幸得全歸矣
生不離父母死安可悖去之乎爾當歸吾骨先墓之側魂魄
或有知當謹執饗具之禮死且不恨言訖而氣絕至正甲辰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五

鑿坡續集

七

十二月十二日也壽六十八以某年月日葬墓在喜康鄉上
黃之原曾祖諡生祖泰亨宋太學生父浚母某氏娶趙氏先
九年卒生四子宗道守禮寅清宜壽守禮以明經貢銓曹拜
監察御史予雖不識府君幸與御史中丞青田劉先生游先
生盛稱府君歷世相仍之諡未嘗不以爲襲簪紱者不難而
能傳經業者爲難豈惟所習有轉移或不同蓋亦有天道焉
自非畜之深發之遠未易以致於斯也善人之報吾將於府
君徵之雖然府君端人也善士也孝足以奉親行足以厲俗
學足以覺後進古所謂鄉先生歿則祭之者其在斯人歟其
在斯人歟銘曰

栝之顯族葉最有聞奕世書詩以逮于君式遵遐軌載揚清
芬隱趣恬漠文氣鬱熅內外脩飭寤寐克勤彼鼓篋者從之

如雲揚權古訓辯詰道原爾杞爾梓我鋸我鉞小大異施期
集于勲天道謂何少微夜昏八尺之塋上生蘭蓀采以釀酒
用醑君墳

棣州高氏先塋石表辭

高氏出自姜姓氏族書謂齊太公六世孫文公赤生公子高
其孫侯爲齊上卿與管仲合諸侯有功桓公命侯以王父字
爲氏考之春秋傳高侯乃天子命卿其得氏在桓公前非有
合諸侯之功而後得氏也侯之前已有高渠彌高克爲鄭大
夫則齊之高氏其先已仕鄭亦非待侯而賜氏也氏族之學
久廢其書要不足深信所可信者但知高氏出於齊而已其
後裔滋蕃分布京兆河南華陰者爲最多而棣州之有高氏
又自河南分也當金源之季有諱溫者善騎射膂力絕人元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五 鑿坡續集 六

兵攻棣州溫集民爲軍搗退之以功授漢軍謀充佩銀印已
而帥師勤王遂入宿衛從完顏寔與元兵接戰累授山東經
略副使金亡溫仰天哭曰國亡矣我何生爲將自剄左右奪
其刃且勸之曰爾死無益於國徒傷二親心君親一也曷若
存餘息以奉菽水乎君收淚謝之間關歸鄉里取戎器銷毀
躬耕隴上噤口不談兵亦不交通賓客惟日以悅親爲務時
方內附濟南頑民有乘隙唱亂者以都統召溫溫力却之然
語及金朝事輒涕下不自禁娶姚氏生男子六冢子玉沈毅
有父風初溫以老將家居東諸侯多忌之會攻宋籍山東良
家子爲軍玉度不能免因自薦從大將察罕那演取淮泗漣
海四州所向克捷諸王也古壯其勇賜以佩刀弓矢遂從察
罕入宋都定閩越戰數有功授行軍鎮撫都彈壓凱旋論賞

直授十字翼管軍鎮撫仍佩銀符戍通州玉受命慨然曰吾
生長兵間出萬死一生以幸有今日天下平安能終日齷
齷從健兒輩游乎遂以兵屬部曲張某領之未幾十字翼改
戍平江玉因引疾歸山東力田以奉親如溫之爲或強起之
取世襲爲子孫計輒笑而不答娶岳氏生子曰珪字君章以
力本尙義稱其於榮利淡然無所好族人負官中錢至數百
緡計不知所出珪傾貲代償或貧無衣及饑餓不能出戶者
多周之汲汲若不足有所貸者不收其子錢且戒子孫學耕
稼勿爲吏胥其有惡德者不共兆域而藏家教峻整清風凜
然也娶韓氏生男子三次子翥字伯舉讀書頗通大義輒棄
去遇駿馬不問直之高下必市之挾弓矢跨行如飛中正鵠
不失毫髮有將家子之風事母能孝食飲必親嘗衣衾則視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五

鑿坡續集

九

時燠寒而進退之元統癸酉歲儉大疫且四起道殣相望翥
買樁橫瘞之其未死者作淖糜給之嘗以泉布貸人人久不
能償取其約劑焚去漫若不復省至正中江浙行中書察知
翥之才行命隨石抹將軍捕寇海上翥屢建奇策將軍不能
聽已而盜不可制方悔不用其言翥寡言笑與人交不爲翕
翕熱久而益親人自不忍厭之嘗教其子云我家近海濱以
弓馬植門戶田桑供衣食雖不多知書禮法素謹至今弗敢
墜爾曹益務爲善毋貽祖考羞使他人稱汝爲善士我死目
亦瞑不然雖日宰百羊馬享吾吾將不食而吐之矣世以爲
名言娶吳氏生二子裕桂榮生甫一月而母亡懷孟馬氏來
繼其室爲出裝奩求保母乳之其視裕尤篤不翅若已所生
北兵戍南土者宗族給其衣費謂之封樁錢歲久困不支馬

氏勸翥曰君雖在戍家既粗立矣又何以仰此爲一族咸稱爲仁人至正壬辰秋翥移戍當塗桂榮勇冠一軍後三年戰死金陵馬痛之亦成疾卒先是諸妣姚岳韓三氏皆以孝事舅姑見稱而馬事繼母有加撫弟妹至成人三十餘始嫁生一子暉日夜迪以書詩至質衣以爲束脩暉乃以學名逮今六合載清大明御歷遂入侍青坊久之擢國子助教移磨勘司令陞太子贊善大夫轉刑曹郎中遂爲福建行省參知政事累階中奉大夫云惟高氏三世大墓皆在棧州樓博務南其原曰高家莊唯翥死於亂離權瘞建業西門之外郊叢塚疊疊莫能辯其真其卒時則歲丙申四月某日壽五十六馬之卒頗先於翥實二月十九日壽五十又三兵燹之餘又用浮屠法付之水火暉日夜念之淚落不能收將從近代之禮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五

鑿坡續集

三

藏衣冠祖墓之側旣請薦紳先生爲之銘而又徵予之文通志其詳予惟先祖有善而不能知不智也知矣而不能揚之不仁也仁矣而紀載過於實不信也信矣而不能要諸禮義則不可銘諸鼎彝而傳於孫子也有若高氏三世以來皆以武顯至暉始以文易武名位日致顯榮而於先德之念尤懸懸如饑可不謂之賢乎其賢謂何予前所謂五者殆皆無愧者也暉之子若孫異日升諸瑩域知世德之不易必思有以奮發爲武者則思橫矛樹纛折衝於千里之外爲文者則思建綱叙倫而昭熙朝之盛典斯不負暉之所望也不然讀茲碑者其顛寧不有泚也哉是爲表

故成穆貴妃壙誌

成穆貴妃孫氏諱某其先世居陳州父和卿仕元朝因家江

南毗陵母晁氏妃稟性賢淑聰慧過人父母既亡長兄稜治
家事值元末天下大亂妃年十三隨次兄範避兵揚州遇青
軍陷城一時離散範不知所在元帥馬世熊妻遂育妃爲義
女年十八未聘上聞其有容德詔納宮中及至言行皆有禮
法如古賢女嘗請於上訪求樸得相見上卽位冊爲貴妃位
居衆妃之首妃益小心恭謹事上甚至有儆戒相成之助佐
皇后以理內治宮壺肅雍上下咸無怨者侍上十有五年生
四女其第二女蚤卒洪武七年秋九月癸未妃得疾至庚寅
薨年三十有二上爲之感悼詔諡成穆復緣人情定議命東
宮親王持服一期勅有司營葬具甚厚念其無子賜田租三
百石令樸供歲時祭祀之費卜日未得吉停柩宮中者兼旬
至十月己酉始權厝京城朝陽門外褚岡之原禮也塗殯有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五 鑿坡續集 三

故陳母林夫人墓誌銘

有序

人子於親孰忍死之哉所以不死之者論著善行使爲法於
後嗣也斯墓石勒銘之所由始歟莆田林夫人旣歿其子熙
因比部主事林士衡持狀來徵文濂雖不敏寧不一操觚以
慰孝子之情也歟夫入諱道外林氏其姓也唐邵州刺史蘊
之後其先居莆田之朱倉至五世祖彥高始別遷郡城之南
曾大父少偉宋迪功郎仙游縣主簿父節元仙游縣典史母
陳氏夫人性柔惠一動一言皆不違繩尺年十四而孤而三
弟儼然也夫人蚤作爲櫛總之又從而飲食之母氏爲之悅
十九歸同郡忠門靖逸處士陳君高奉尊章以禮處先後以
和族媼媪御莫不贊喜凡主饋非精鑿弗敢進烝嘗賓燕悉

中條序必潔必豐尤不能自暇逸箕帚烹飪之事咸親蒞之時挾勝人時園葵畜雞豚唯恐有不及所獲穀羞土諸耆長已則食淡雖不至飮弗卹也舅姑歿執喪如禮卜葬壺山中崖路陡絕歲一展省春秋已高不憚往林氏六世夫墓在縣之文賦里宰木相望每值暮春躬持象錢寓馬焚祭之祭畢涕泗交流曰子弟及諸姊妹皆亡矣林氏且無後今勵存者唯老身爾自度筋枯力殫何能久在人世卽百歲後子孫有能祭吾家之先者乎復泣告其族子某書院山長履曰我父粗有不腆之田賦其入猶可供粢盛爾幸爲主之母使林氏爲若敖氏之餽鬼也其忠厚惻怛之意油然而見於言外聞者哀傷焉夫人生四男子長滔漳州路儒學錄前卒次卽焯焯熙皆能文焯焯出後諸父熙連江縣學教諭女二一爲比邱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五

鑿坡續集

三

尼一適蘇隆祖孫男四奎習科舉學沒于兵璧以詩經試銓曹擢爲景州吳橋縣主簿階將仕郎歸居尚幼孫女三曾孫男一欽夫人晚遭世難忠門居第燬于兵燹而食貧特甚夫人能自安且曰貧乃士之常何慍也壽七十七以洪武六年閏十一月辛卯卒于壺山寓舍欽實承重熙扶攜爲位哭弔者無不盡哀七年十一月某甲子合葬夫兆其地在南力里赤崙之原禮也自襲斂逮于窀穸其經費實焯終其事云瀛聞閩閩之家其風氣之所漸漬雖子女子亦有度越於人者此無他書詩之澤浹髓淪肌愈遠而愈不忘也有若夫人其奉上也孝其遇下也惠其律己也儉其蒞事也勤且惕然於春露秋霜之慘終身而不衰可不爲女中之師乎銘以昭之庶以惇彝倫也銘曰

有媿夫人葆醇熙只芙蓉爲冠佩蘭蕙只闔內之政飭且治只上嚴孝敬下則慈只出門騁望家壘壘只宰木成林動涼颺只霜露之感我其悽只孰知哀暮窮以羈只樂夫天命恒自持只觀化而歸亦奚悲只赤崙之原南力墟只駿發幽潛勒貞辭只後千百載以爲期只

故賢母熊夫人碣

嗚呼是惟賢母熊夫人之墓夫人諱慧清姓黎氏其先顛之寧都人高祖某宋金紫光祿大夫出知撫州因家焉祖天桂以能文五領鄉薦父慙母崇仁李氏夫人生七年母卒煢然無依養于外家外家婦孫氏澹軒先生轍從女能推澹軒詩禮之教故夫人通孝經論語及涉獵史傳趣向絕出流俗萬萬時同郡熊本萬初以英才自振拔澹軒謂宜配其父乃許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五

鑿坡續集

五

妻之待年於家內外事皆攝治豐約中度能者亦以爲難李母沒屬遺孀以備嫁資後母移置他產夫人若不聞知益孝謹弗懈年十九歸萬初奉舅某姑王氏執婦道甚是其妯氏性褊且齋謂夫出於前始與王姑不相能百事怠弗治夫人一反其政以所聞詩禮易之躬行實踐恆若惴惴然日執饋食之禮唯恐不及凡事必關決妯氏禮度雍容辭氣懇款有足以感人之聽妯氏悅且慚因從其化一門之內煦然如春由是舅姑樂之族里翕然交頌之曰黎婦誠賢哉化及一家而使吾儕小人皆薰其淑德惟義之歸黎婦誠賢哉中外聞之皆無間言王得風學疾夫人日夜保抱扶持每顛天乞以身代疾竟瘳萬初嗜學夫人不欲煩以事得用志不分卓爲經師夫人舊有私藏悉歸萬初女弟之在室者絕無顧慚

意似氏尤歎慕不能置生三子鼎煥晉僅五歲夫人皆自教督及就外傅儼然若成人鼎煥嘗治進士業讀書每至雞號夫人初治絲枲坐其側聽之凜然若嚴師業成而試夫人索其文閱之曰煥才敏而文浮鼎宜充貢矣已而果然萬初下帷講授過從者皆一時俊英夫人聞其談辨則曰某也純某也僻某也壽某也凶短折後驗之無毫髮失萬初女弟旣適人家且燬夫若子俱死夫人延致養之春秋雖高然極力治田宅與夫燕饗賓客之屬皆整裕有餘逮昏嫗事畢感棄去遇令節日夫人出坐高堂羣子姓雁行立次第舉觴上壽邦人榮之會僞漢起兵沔陽延蔓至郡夫人時邁未疾匿西鄰空室時於壞壁見屠戮之慘而終無入室者事定之後他時兵再入急出竄家舍暴兵奄至鼎侍夫人誓與同死生俄而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五

鑿坡續集

十四

兵又退遷王安寧鄉萬氏家鄉民大亂將掠萬鼎歎曰今殆不可免夫忽賊衆相謂曰聞熊母賢且病吾寧他適弗忍恐之也卒免於難僞漢僭號遣使者徵鼎凡再夫人曰是虜狂悖不知有仁義其敗可立而待也未幾元閩省守臣章完者帥師出杉關以書招鼎夫人曰此固名正言順元運已去不可救藥矣鼎於是皆辭及我皇上定都建業遣衛國公鄧愈取江西聘鼎從事軍中夫人喜曰聞江表有真主興此誠可依也鼎自是顯融于時其明炳幾先類如此不幸以至正癸卯五月二十八日卒壽六十七省臣戊戌將咸致賻奠遂以某月日權厝先塋之次後十年擇地某所以某年月日遷焉三子鼎某官煥某官晉未仕女二適趙徵龐舉孫男五繇糾繩昂振旣葬鼎遂以山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朱夢

炎狀來徵銘嗚呼自關雎之道衰內治不行世之賢女婦鮮有聞有若孫先生以名德卓行能使化浹于家雖以一女子之弱亦涵濡闔範且推以及夫人可謂賢已然甘能受和白能受采自非夫人之德之美曷足致是乎嗚呼若夫人者正身以律人竭孝以奉土盡道以迪諸子誠無愧古之賢婦者賢而不銘何以爲世勸哉銘曰

無非無儀女子之常兮生子能令厥問乃揚兮有賢母熊素葆柔良兮孺濟道眞嘉謨洋洋兮觸物幾先若鑑之明兮相夫有道孝事尊孀兮庭訓日嚴羣趨義方兮燈火明滅夜猶未央兮繙剔汗簡其聲琅琅兮卒收儒效於赫其光兮出持使節入傳藩王兮推明其故是惟教功兮遭世搶攘不逢弗祥兮考終于家懸棺而藏兮淑行之揭千載不忘兮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五

鑿坡續集

五

呂母夫人劉氏碣

予既銘呂復先府君之墓復又請曰母夫人劉氏年六十四以至正庚子七月一日卒明年辛丑十月某日葬贛州興國大足鄉賴嶺之原與先公異穴其事不敢附書于前銘敢泣血銜辭以請惟先生成之夫人諱福眞贛人也父東可爲邑之望宗妣某氏生十六年歸呂府君民順顏面嚴冷語言不妄吐黎明出坐堂上戒諸子曰爾治田賦爾應科繇爾懋遷有無如期皆集不敢違尺寸晚則會妾媵于一治絲枲至夜分無先寢者中外畏之如嚴師子姓聞警欬而至皆肅容拱立俟其過而後去遇鑠石流金之候流汗成漿不敢服短製以見雖嬰兒夜啼者輒紿之曰妣母來妣母來啼亦卽止初府君娶劉氏淑仁生二女少房歐陽氏正一生一女未幾後

先歿而三女纍然也夫人視之如親產子暨長擇名族歸之
裝具充衍無嫌及府君歿人有弱其孤幼者構事擾之或攘
其疆畝或徼其貨賄蠶起泉湧夫人處之泰然鄰嫗有窶者
與之上下持不可夫人曰貧故也豈其所樂爲哉元季兵亂
供億日繁千金之家皆赤立夫人能隨機應變有司不敢侮
家業卒仍其舊兵定子姓欲析居夫人曰祖宗之業不可失
也會娣妯議鳩材建宅一區俾同爨焉晚年奉浮屠教尤謹
朝夕誦佛書累至數千卷其於世事澹如也子男四孫男十
孫女四詳見府君銘中茲不書易曰家人利女貞釋者曰家
人之道利在女貞女貞則家道正矣又曰有孚威如吉釋者
曰必有孚信則能常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其夫人之謂乎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五 鑿坡續集 美

法當銘銘曰

婦子嘻嘻其家乃漓家人嗃嗃其終乃吉有美夫人其志也
遐以嚴御衆肅而不譁質而不葩終以肥其家銘以昭之言
則非誇

天界善世禪寺第四代覺原禪師遺衣塔銘 有序

浮圖之爲禪學者自隋唐以來初無定止唯借律院以居至
宋而樓觀方盛然猶不分等第唯推在京鉅刹爲之首南渡
之後始定江南爲五山十刹使其拾級而升黃梅曹谿諸道
場反不與其間則其去古也益遠矣元氏有國文宗潛即在
金陵及至臨御詔建大龍翔集慶寺獨冠五山蓋矯其弊也
國朝因之錫以新額就寺建官總轄天下僧尼當是時覺原
禪師實奉詔蒞其職夫當興王之運親受聖皇付屬以統釋

教之事誠優鉢曇華千年一現者也其順寂也惡可不勒羣
行以貽後世乎師諱慧曇覺原其字也姓楊氏天台人父某
母賈氏夢明月自天而墮取而吞之遂有娠及生容貌疑如
長不與羣童狎每入塔廟輒對法王瞻禮父母察其有方外
緣俾依越之法果寺比丘某年十六爲大僧受具戒已而學
律於明慶果公習教於高麗教公眞積力久忽拊髀歎曰毗
尼之嚴科文之繁固吾佛祖方便示人若欲截斷衆流一起
直入非禪波羅蜜曷能致之時廣智禪師笑隱訐公敷揚大
法於中天竺海內仰之如景星鳳皇師往造焉備陳求道之
切廣智斥曰從外入者決非家珍道在自己奚向人求耶師
退凝神獨坐一室久之未有所入廣智一日舉百丈野狐語
師大悟曰佛法落我手矣只爲分明極翻成所得遲廣智曰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五

鑿坡續集

七

爾見何道理敢爾大言耶師展雙手曰不直一文錢廣智領
之乃命侍香天曆二年己巳龍翔新建文宗命廣智爲開山
住持師實從之爲掌藏鑰明年庚午廣智如燕都見文宗於
奎章閣同行者皆股栗不能前師獨神氣恬然廣智歎曰眞
吾家師子兒也及歸適寺新鑄銅鐘成廣智曰吾聞非福慧
兩全者莫先鳴鐘卽令師擊之至順二年辛未出世牛頭山
之祖堂寺師畚剔穢荒爲之起廢使殿閣一新且改其號爲
祖山寺至正三年癸未遷住清涼廣惠禪寺師擢節諸用其
起廢一如牛頭帝師嘉之授以淨覺妙辯禪師之號十五年
乙未復遷保寧禪寺十六年丙申王師定建業師謁皇上於
轅門上見師氣貌異常歎曰此福德僧也命主蔣山太平興
國禪寺時當儉歲師化食以給其衆無闕乏者山下田人多

欲隸軍籍師懼寺田之蕪廢也請於上而歸之山之林木爲
樵者所剪伐師又陳奏上封一劔授師曰敢有伐木者斬至
今蓋鬱然云踰年丁酉賜改龍翔爲大天界寺詔師主之每
設薦法會師必升座舉宣祕法要車駕親帥羣臣幸臨恩
數優洽遠邇學徒聞風奔赴堂筵至無所容先是僧堂寮庫
有司權以貯戎器久而不歸上見焉亟命相國李韓公出之
且親御翰墨書天下第一禪林六大字懸於山門洪武元年
戊申春三月開善世院秩視從二品特授師演梵善世利國
崇教大禪師住持大天界寺統諸山釋教事頒降誥命俾服
紫方袍章縫之士以釋氏爲世蠹請滅除之上以其章示師
師曰孔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以此知真儒必不非釋非釋必
非真儒矣上亦以佛之功陰翊王度却不聽上聞寺僧多行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五

鑿坡續集

三

非法命師嚴馭之師但誘以善言諸郡沙門汙染習俗實悖
教範或勸當痛治師曰諺有云大林有不材之木能盡去乎
祇益釋門之累爾事呈露者勿恕可也二年己酉冬中風得
瘡疾遂罷院事三年庚戌春三月疾良已夏六月奉使西域
四年辛亥秋七月至省合刺國布宣天子威德其國王喜甚
館于佛山寺待以師禮九月庚午示微疾食飲弗進甲戌見
王有欲歸之意王令名僧咸來相慰乙亥沐浴更衣呼左右
謂曰予不能復命矣跏趺端坐夜參半問云日將出否曰未
也已而復問至于四三曰日出矣恬然而逝其曰蓋丙子云
壽若干臘若干踰五日顏貌如生王大敬歎斲香爲棺聚香
代薪築壇而荼毗之王與百僚送至壇下命比丘千餘旋繞
誦諸陀羅尼咒至火滅方已拾靈骨耐葬其國舍利塔中七

年甲寅秋九月丙寅同門友天界住持宗泐奉遺衣藏于南京聚寶山雨華臺之側云師廣顙豐頤平頂大耳面作紅玉色耳白如雪目光爛爛射人學者見之不威而懾及卽之也盎然而春溫其遇禪徒隨機而應未嘗務爲奇巧聞者自然有所悟入遭際昌辰寵賚使蕃雖位隆望重但處之若寒素無毫髮自矜意爲人寡言笑喜味道眞不能以貴賤異其顏色當句稽簿書至不能辨眞贋幸爲下人所欺亦弗卹也然而毗珣宗教無一息敢忘廣廈細旃之門從容召對據經持論每罄竭其蘊畜松園之後釋道私租之免皆師之所請也師平生不輕度弟子其嗣法上首蔣山法印國清導升天寧純一道場願證定巖淨戒皆有聞叢林間願證應緣入仕爲應奉翰林文字大懼師行泯沒件繁成書授之淨戒以戒尙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五

鑿坡續集

五

風義死生不易其操必能昭廓其幽潛今證已亡矣戒果能謁濂求爲塔上之銘濂嘗與師游而其願戒交尤洽不得以不敏辭濂聞之龍翔禪林實甲天下創建之初非名德之重莫能主之是故廣智握眞如印柄道明宗嘗使輝光照燭於幽隱矣及今六合載清眞人撫運崇尚佛乘錫額建官以統馭其衆非得法於廣智者亦孰能任其始乎嗚呼何其規重矩疊而一倡一新也在昔馬駒蹴踏氣宇恢宏出其門者無非龍象有是學者因有是師先德固亦然矣由是方之廣智之傳實由正宗師之所契親得其髓固非常情之可擬議然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師厚之至也濂敢竊取茲義序其事而爲之銘銘曰

金陵有寶刹昔爲潛龍居飛翔起中天樓閣重重現聖皇握

金輪重御四大海易爲大天界以表正法故唯師蚤脩證廣
智法會中帝命作總持欲符於前烈扶護法王法如寶雙眼
目祇恐昏翳蝕光明不徧照況能攝威儀見者生敬畏統率
諸僧伽無不從化者出持使者節直抵中印土道憩一玉城
懇請爲說法羣羌如見佛膜拜稽首禮四大本假合去住兩
無礙笑指空中雲聚散不畱迹築壇聚眾香付之大火聚沙
門餘一干圍遶作梵唄收骨藏勝塔作鎮於異域睠此行道
所何以示四眾同袍有大德假物以顯義遺衣在故篋見衣
如見師瘞之雨華臺當與靈骨同我知此衣中何啻千萬縷
絲絲具暖性性圓卽菩提師性千古存是有無邊身比之虛
空相普見於一切何假有漏形方號爲眞實實際是眞空永
斷於言說我持不壞筆太虛以爲紙銘此無縫塔了不見一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五 鑿坡續集 三

字若以兩耳觀始造不二義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大千禪師照公石墳碑文

西方聖人示現世間百億三昧無非度門而禪定之宗實爲
之鎔錯蓋覺性圓朗本來充滿包三界而不礙窮萬劫而不
昏非涉善惡了無顯晦巖棲澗飲之士能泯諸塵刹那之頃
證入一實境界光明殊勝與虛空同體不起不滅所以其教
熾然常盛而不衰有能知之而又能遵行之者其我大千師
乎師諱慧照大千其字也永嘉麻氏子麻號積慶之家宜生
上土父均母黃氏旣誕育師寶之勝摩尼珠師自童年亦駿
利倍常堅欲入道聞人誦習契經合爪諦聽年十五往依沙
門了定于縣之瑞光院了定師從兄也長老良公知爲法器
削髻落爲弟子明年稟持犯於處之天寧蟬蛻萬緣誓究大

乘不思議事首謁晦機熙公於杭之淨慈未契圓證一日閱
眞淨語至頭陀石擲筆峰處默識懸解流汗浹背時東嶼海
公以石林鞏公世嫡提唱於蘇之薦巖師杖錫往謁東嶼問
曰東奔西走將欲何爲師曰特來參禮爾東嶼曰天無四壁
地絕八荒汝於何地措足耶師抵掌於几而退東嶼知其夙
有所悟尋復召至反覆勘辨師如宜僚擲丸飛舞空中東嶼
甚嘉之遂留執侍左右師以爲心法旣通不閱脩多羅藏無
以闡場正教聳人天之聽乃主藏室於郡之萬壽及東嶼遷
淨慈邀師分座以表儀四衆已而無言宣公主溫之江心豔
師高行復招師至處之如淨慈天厯戊辰出世樂清之明慶
據師子坐集諸僧伽而誨之曰佛法欲得現前莫存知解縛
禪看教未免皆爲障礙何如一物不立而起居自在乎所以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五 鑿坡續集 三

德山之棒臨濟之喝亦有甚不得已爾聞者說釋而去至正
乙未遷四明之寶陀先是寺以構訟而廢師以訟興在乎辯
難太迫一處之以寬慈絕弗與較且曰我佛得無諍三昧所
以超出羣品我爲佛子可不遵其教耶衆服其化寶陀僧夢
一神人衣冠甚偉飛空而來僧作禮問之神人曰我從阿育
王山來欲請大千師赴供耳未幾行宣政院署師住是山識
者以爲元應師旣至羣疑景附遠衆響臻師亦憫大法陵夷
孳孳誘掖不遺餘力嘗垂三關語以驗參學其一曰山中猛
虎以肉爲命何故不食其子其二曰虛空無向背何緣有南
北東西其三曰飲乳等四大海水積骨如毗富羅山何者是
汝最初父母此第三關最爲峻切惜未有契其機者居九年
退於妙喜泉上築室曰夢菴因自號爲夢世叟掩關獨處疑

塵滿席不顧也洪武癸丑十月朔召門弟子曰吾將西歸汝輩有在外者宜趣其還越七日屬後事於住持約之裕公沐浴更衣索紙書記書已恬然化滅在菩提位中歷七十夏示人間壽相八十五年經三日用茶毗法焚之牙齒眼睛及數珠不壞餘成舍利羅五色爛然約之因造四偈贊之且竭力爲治喪事云師三坐道場有語錄若干卷行世凡一燈所傳一雨所潤雖淺深有殊各得分願弟子某等若干人得法上首某某等若干人是年十二月九日葬靈骨於夢菴之後者至大也師智度冲深機神坦邁晝則凝坐夜則兼修淨業眞積力久至於三際不住覺觀湛然非言辭之可擬議且服用儉約不如恆僧雖不與時俗低昂賢士大夫知其誠實不事矯飾多傾心爲外護其遇學徒亦以眞率或以事忤之而聲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五

盤坡續集

三

色不變動出語質朴不尙葩藻而指意超於言外名聞燕都帝師被以佛德圓明廣濟之號師略不少動于中初橫川琪公入滅之年師始生及其受業又同在瑞光至於歿也又同住阿育王山君子或異之嗟夫禪定之宗至宋季而敝膠滯局促無以振拔精明使直趨於覺路橫川當斯時密受天目法印持降魔杵樹真正幢升堂入室者不翅受靈山之所付囑佛法號爲中興橫川之同門有石林者奮興實角立東西共幹化機西來之道於斯爲盛師蓋石林之諸孫也故其死生之際光明盛大有如此者豈無自而然哉某雖不敏每以文辭爲佛事今因文妥之請故歷序師之行業勒諸琬琰而復繫之以銘用勸方來繼師而興起焉者世當有其人乎銘

曰

乘不思議事首謁晦機熙公於杭之淨慈未契圖證日閱
眞淨語至頭陀石擲筆峰處默識懸解流汗浹背時東嶼海
公以石林鞏公世嫡提唱於蘇之薦嚴師杖錫往謁東嶼問
曰東奔西走將欲何爲師曰特來參禮爾東嶼曰天無四壁
地絕八荒汝於何地措足耶師抵掌於几而退東嶼知其夙
有所悟尋復召至反覆勘辨師如宜僚擲丸飛舞空中東嶼
甚嘉之遂畱執侍左右師以爲心法旣通不閱脩多羅藏無
以闡揚正教聳人天之聽乃主藏室於郡之萬壽及東嶼遷
淨慈邀師分座以表儀四衆已而無言宣公主溫之江心豔
師高行復招師至處之如淨慈天厯戊辰出世樂清之明慶
據師子坐集諸僧伽而誨之曰佛法欲得現前莫存知解縛
禪看教未免皆爲障礙何如一物不立而起居自在乎所以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五

鑿坡續集

三

德山之棒臨濟之喝亦有甚不得已爾聞者說釋而去至正
乙未遷四明之寶陀先是寺以搆訟而廢師以訟興在乎辯
難太迫一處之以寬慈絕弗與較且曰我佛得無諍三昧所
以超出羣品我爲佛子可不遵其教耶衆服其化寶陀僧夢
一神人衣冠甚偉飛空而來僧作禮問之神人曰我從阿育
王山來欲請大千師赴供耳未幾行宣政院署師住是山識
者以爲元應師旣至羣疑景附遠衆響臻師亦憫大法陵夷
孳孳誘掖不遺餘力嘗垂三關語以驗參學其一曰山中猛
虎以肉爲命何故不食其子其二曰虛空無向背何緣有南
北東西其三曰飲乳等四大海水積骨如毗富羅山何者是
汝最初父母此第三關最爲峻切惜未有契其機者居九年
退於妙喜泉上築室曰夢菴因自號爲夢世叟掩關獨處疑

鹿滿席不願也洪武癸丑十月朔召門弟子曰吾將西歸汝輩有在外者宜趣其還越七日屬後事於住持約之裕公沐浴更衣索紙書記書已恬然化滅在菩提位中歷七十夏示人間壽相八十五年經三日用茶毗法焚之牙齒眼睛及數珠不壞餘成舍利羅五色爛然約之因造四偈贊之且竭力爲治喪事云師三坐道場有語錄若干卷行世凡一燈所傳一雨所潤雖淺深有殊各得分願弟子某等若干人得法上首某某等若干人是年十二月九日葬靈骨於夢菴之後者至大也師智度冲深機神坦邁晝則凝坐夜則兼修淨業眞積力久至於三際不住覺觀湛然非言辭之可擬議且服用儉約不如恆僧雖不與時俗低昂賢士大夫夫知其誠實不事矯飾多傾心爲外護其遇學徒亦以眞率或以事忤之而聲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五

鑿坡續集

三

色不變動出語質朴不尙葩藻而指意超於言外名聞燕都帝師被以佛德圓明廣濟之號師略不少動于中初橫川琪公入滅之年師始生及其受業又同在瑞光至於歿也又同住阿育王山君子或異之嗟夫禪定之宗至宋季而敝膠滯局促無以振拔精明使直趨於覺路橫川當斯時密受天目法印持降魔杵樹眞正幢升堂入室者不翅受靈山之所付囑佛法號爲中興橫川之同門有石林者奮興實角立東西共幹化機西來之道於斯爲盛師蓋石林之諸孫也故其死生之際光明盛大有如此者豈無自然而然哉某雖不敏每以文辭爲佛事今因文妥之請故歷序師之行業勒諸琬琰而復繫之以銘用勸方來繼師而興起焉者世當有其人乎銘

曰

萬緣紛紜逐物而競曷以攝之實惟禪定禪定期何言辭罔
宣浮翳盡歛月輪在天初分一燈千燄交映如百鍊餘金色
逾勝師之挺生銳思絕塵萬里只尺欲趨頓門片簡雖微中
具全體譬爾觸之凡情盡死從抵碩師勇決其私振迅奮擲
類獅子兒出世爲人樹大甘雨法雷轟轟震驚百里海岸孤
絕潮音吐吞與此大法殊流同源神人飛空持疏來謁孰知
元微若台符節彼舍利羅寶塔書扁助我發機靈光晶熒翩
然西歸趺坐而滅示不壞相火中珠結生死之關鮮執其樞
坦然弗惑如人歸廬前脩漸返後武思厲不有昭之遺則淪
墜太史著銘勒石山樊虛空有盡師道永存

大天界寺住持白菴禪師行業碑銘

有序

大天界寺住持白菴禪師諱力金字西白吳郡姚氏子其母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五

鑿坡續集

三

周氏夢一龐眉僧類應眞者直趨房闈麾斥弗退因驚呼而
覺遂懷妊時至而育奇芬馥郁滿庭年臨五六方穎圓額白
皙如琢玉見者無不憐愛縣大夫時抱載車上歸與妻妾環
玩之欲索爲子父母勃弗與逮七歲穎悟異常凡書一覽卽
能記憶或見佛像輒五體投地作禮而退一日請于母曰兒
患世相起滅不常將求出世間法可乎母曰出家甚苦爾年
幼豈能堪乎曰兒心自樂之想無苦也自後請之不已父母
知志不可奪俾依吳縣寶積院道原衍法師爲弟子十一歲
祝髮受具戒精研三觀十乘之旨領其樞要衍公主秀之德
藏師爲綱維之職軌範肅然忽喟然歎曰名相之學畧詣之
矣盍棄諸緣而往躋覺路乎遂更衣入虎林謁古鼎銘公于
雙徑古鼎一見輒以法器相期示以德山見龍潭語師奮迅

踊躍直觸其機從而有契銘公俾掌記室曾未幾何分座後堂敷宣大法如山川出雲靈雨霑潤四衆信服復陞居前堂聲光煜煜起叢林間至正丁酉出世住蘇之瑞光寺會嘉興天寧寺災郡守貳咸曰非師不足起其廢具禮幣遣使者力邀致之師至未久儼如鬼神天宮下現入世道路過者莫不瞻禮贊歎帝師大寶法王聞師之賢授以圓通普濟禪師之號師自幼喪父唯有母存乃去城東一舍築孤雲菴以奉養焉同袍或議之師呵之曰爾不見編蒲陳尊宿乎何言之易易也洪武改元皇帝御大寶歷宏闡佛乘首開善世院俾擢有道浮屠莅天下名山杭之淨慈主席尙虛僉欲起師居之疏與幣交至浙江省臣復遣使趣之師皆力辭乃退居同歸菴迎母以養僕夫忽夢菴前有瑞花如芙蓉然光彩絕異或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五

鑿坡續集

三

謂夢者曰此花天子當取之而去且而述其事人以爲誕已而有旨起師住持大天界寺命將下之曰乃僕夫所夢之宵也師應詔至闕見上於外朝慰勞優渥卽令內官送其入院賜以天廚法饌萬機之暇時召入禁庭奏對多稱旨蓋師精通西竺典及東魯諸書其與薦紳談論霏霏如吐玉屑故咸樂與之游至於勘辯學子務以直指心源宗說兼行機用迭發尤使學者敬仰不置四年春詔集三宗名僧十人及其徒二千建廣薦法會于鍾山命師總持齋事師能靈承上旨凡儀制規式皆堪傳承久尋其母年耄舉徑山泐公自代復還菴居五年冬詔復建會如四年大駕臨幸詔師闡揚第一義諦自公侯以至庶僚環而聽之靡不悅服一日忽示門弟子曰吾有夙因未了必當酬之汝等勿以世相遇我未幾示微

疾謝去醫藥飲食手書一偈委順而化實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也停龕六旬始行荼毗之法視其貌如生數珠牙齒不壞於火舍利羅無等觀者競取之而去世壽四十有七僧臘三十又六所度弟子某等二十餘人嗣法上首出住名山者保寧覺慧等又二十餘人三會語有錄謀建塔於嘉興城西環翠蘭若以其年月日舉靈骨及不壞者藏焉師神觀秀偉智辯縱橫以宗教爲己任不畜私財每得財施輒舉以給貧者嘗以楞伽經及法寶壇經乃釋門心要當毒暑時揮汗膾鈔鏤梓以傳師既歿覺慧惟恐其遺行泯泯晝夜弗自寧件繫羣行爲書乞予爲塔上之銘予惟臨濟之傳至於寂照大師其道益光明盛大故其子若孫亡慮數十人各主名山務識本源至今接武而奮者尙未已也如師者亦其一人焉此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五

鑿波續集

三

無他傳授之真穎悟之正而無他岐之惑也夫塔之有銘始於梁而尤盛於唐以爲不若是無以繫學者之思而景先哲之行也予不敢廢此義遂因慧覺之請爲造銘曰

一真妙心兮圓同大虛迷者自蝕兮唯塵之拘曷治曷攻兮在靜其慮禪師有學兮流于中土臨濟正宗兮奕葉其光傳至寂照兮愈充厥宗叶子孫蟄蟄兮各闡化機要使青蓮兮出於汗渠唯師之生兮孰乘願輪豈伊應真兮憫世度人學兼內外兮卓然名家轉彼名相兮爲德之華紺目一瞬兮大法畢具見者悟之兮無句之句寶華樓閣兮彈指卽成示現世尊兮何經何營三菴精藍兮其法益崇曷以徵之兮舍利青紅生死去來兮不礙真圓飛鴻印雪兮爪趾宛然塔婆新建兮下塵靈骨銘以揭之兮來者是則

初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五

鑿坡續集

美



宋文憲公全集卷十五終

宋文憲公全集卷十六

衍齡堂記

太常贊禮郎陳君德民屢謁余爲衍齡堂記予曰所記謂何德民曰壽昌有大族曰徐氏其先自太未來遷烏岡至是族益大有一翁名海字季涵年七十八其齒其德羣族師尊之嘗建新堂於東山之麓久未有以字之洪武辛亥秋忽夢神人戴瑤冠而被霞衣笑謂翁曰爾堂當名衍齡翁曰其義何居神人曰明發陳德民來可詳叩之旣寤翁疑不自釋坐而待旦徐步於庭臯已而德民果至翁相與執手大笑且言其故德民曰此殆翁之壽徵乎於是命善書者揭之楣間以符神之貺先生之文行於國中流及海外翁旦旦慕之願求記其事余曰聲聞過情君子之所耻予本不能文汰哉子之見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六

鑿坡別集

一

許也敢辭德民請之益力乃與之言曰周官有占夢所掌凡六一曰正謂無所感動平安自夢也二曰噩謂驚愕而夢也三曰思謂覺時所思念之而夢也四曰寤謂覺而道之而夢也五曰喜謂喜悅而夢也六曰懼謂恐懼而夢也今翁雖近耄齡內養外充精神恬熙物莫敢擾所謂詭思寤喜懼五者咸無有焉其或出於正夢者歟若正夢者則事幾之所形休禎之先兆也古之人有夢與九齡者矣有加以三齡者矣其後皆驗王者之與士庶人其位雖有尊卑之殊夢之感通理實一也翁之夢將有得夫耆年者歟雖然壽居洪範五福之首而詩人之相頌禱一則曰壽二則曰壽其故何耶苟非壽焉則夫父子孫也膏粱錦繡之爲食與衣也谷量馬牛而斛量珠也將焉用之哉將焉用之哉所以人人莫不貴夫壽者

蓋以此夫矧衍之爲義從水從行水之行能長流而不窮斷
卽年也翁之年自耄以流至期頤宜未有艾也至理斯寓有
開必先神人之見蔓其誠不可誣哉予所居與翁鄰他日
獲歸休當乘款段馬與德民謁翁於東山之北歌三壽作朋
之詩奉觴爲翁壽尙未晚也德民以爲何如德民曰先生之
言至矣

貞節堂記
天地之間有大經決不可廢者猶如闔廬以爲居稻梁以爲
食繪布以爲服一日無之則人事盡失難以爲治此其故何
哉苟無闔廬則風雨震凌矣苟無稻梁則道殣相望矣苟無
繪布則手足皸瘃矣三者猶難闕一而況於大經乎太經者
何三綱之謂也是故臣有貳心者爲不忠子悖其父者爲不
孝文憲公全集 卷十六 鑿坡別集 二

孝婦事二夫者爲失節彘倫攸斁職此之由其所係於人道
之重者何如哉泉南莊氏婦其夫爲海鹽陳思恭思恭海賈
也育子寶生四月去入海五年而不返或以爲死誘莊改適
莊心如鐵不爲動已而思恭歸相見之頃悲喜交集居久之
思恭復去航海卒溺焉向之誘者譁曰今眞死矣奈何莊指
寶生曰夫雖死而子存猶不死也吾敢死其夫而去之乎誘
者又曰子賢也猶云可也脫有不肖餘生將托之東流乎莊
曰此天也吾無所逃也順受之而不失也此其一念之正可
以貫金石可以通神明可以耀古今嗚呼孰謂天道無知天
道儻無知而寶生何其能賢耶此人定勝天之義著矣嗚呼
使以莊此心推之子必善事其親而稱孝矣臣必能報其上
而稱忠矣四海其有不治乎奈何世降俗漓號爲士大夫須

鬚如戟議論凌雲霄一則曰我丈夫也二則曰我男子也或
遇君父有難作狐鼠竄去往往而是似婦人女子之不若抑
又何說哉嗚呼柏舟之詩不作久矣余於婦莊寧不若聞空
谷楚音乎然而君子之立志寧暴露而無庇也寧凍餓而殞
其生也天地之大經不可失也予故於莊之事亟稱道而弗
置者爲其有合於此也竇庄介吾友黃彞先生請記所謂貞
節堂者竇生其誠賢矣哉因書此授之思恭死時莊年三十
七今踰五十矣初思恭嘗娶妻生子子貧寓外家莊遺錢使
營生產且償思恭之宿逋此固人之所難以非大節所繫不
詳書之

趙氏時思菴記

晉府錄事趙君德懷其名爲古臯有請於予曰古臯世居括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六

鑾坡別集

三

昔嘗有屬籍於宋大父諱若順字和卿實魏悼王之十世孫
通前古載籍之言論議下上若玉屑傾吐然恬於進取視銀
黃焜耀漠然無動于中當時和景妍被古冠服徜徉烟霞泉
石間心曠神怡超然於塵瑤之表有不知白雲之移陰而夕
陽之在樹也逢賓朋滿座相與流連不忍舍雖不解飲見其
酣嬉淋漓觥籌交錯浩浩然與之同適人豔之者且曰王孫
家之故習也或曰遺落世事其達士也哉於是州里皆稱爲
有德之士凡忿爭不直者悉來質焉交觴之酒使其各釋憾
而去人至今能道之大母胡氏宋吏部侍郎絃之六世孫女
婦道母範皆兩無所愧尤篤於訓子古臯生也時年已六十
爲之喜而不寐甫髻鬣親自鞠育之節其煥寒時其饑羞及
稍長使從名進士林彬祖學治經惟恐有懈怠意瀕卒猶執

古臯子屬曰吾幸見兒成立將含笑入九泉矣雖然學無止法勗之哉勗之哉遂瞑年八十矣大父先卒年視大母而少六歲大父卒於某年月日大母卒於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葬麗水縣北四十里和樂鄉之大平里遂建菴廬以爲妥靈之所名之曰時思古臯蒙國寵恩忝被任使今又受新命將爲縣繁昌官書有程不能持一觴走酌墓下願畀文刻諸菴中垂示孫子庶以著懸懸之思予聞之經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言不忘乎其親也不忘乎親孝矣孝之爲道非一而足也德懷行矣持已以廉清潔如冰雪庸非孝乎治民辯訟使各得其平又非孝乎業精於躬而名昭於時道足於已而文垂於後又非孝乎如是者德懷思之而日思之是則時思之大者不必時省瑩域而後爲孝也他日入躋法從出刺方州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六 鑿坡別集 四

思遠樓記

野江有澗湖周圍凡若干步涵日星而盪風烟四時之景無不宜者大姓胡氏世居湖濱以詩禮爲學至吾永年人益稱其賢以薦者起家爲吉水幕職遷海北鹽課司白石倉副使未及大用而終其弟永實其子原鳳原鵬原駒皆號善繼大夫士恆集其門永年欲建樓以藏先世遺書不幸齋志以歿原鳳兄弟請于永實因竭力成之名之曰思遠示不忘乎親也介前進士曾君仰來徵予記予問之曰思遠之義何居原

鳳對曰不幸先人卽世一念及茲精神遐漂無所戾止有時
樞衣升高極目四顧見雲烟之卷舒星河之出沒泫然流涕
曰吾先人果何所之精爽或有靈庶幾乘雲龍而一下焉斯
思遠之所以名樓也予曰是固然矣而其義未盡也原鳳又
曰今人邇矣而遠者莫若古之人古之人隕魄黃墟泯然不
可見其跡其精神心術之近存者賴遺言見於書爾大則聖
次則哲次則忠與孝往往形諸載籍一展卷聞神交冥漠有
不知千載之爲長一日之爲短者孳孳焉惻惻焉日致力於
斯庶幾契先人之所志爾是或思遠之義乎予曰遠固遠矣
而未切於身也盍更言之原鳳於是研精覃思大周六合小
入一髮默然良久忽揚眉吐氣而顧予曰我知之矣先生所
謂遠者不在今人亦不在古人在吾之一身爾吾身非突然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六 鑿坡別集 五

而中有也前之于萬年自地闢天開繩繩相承以迄於吾身
後之于萬年又自吾身疊疊相續以至於無終不可以數計
不可以智推庸非至遠者乎吾身一有失焉則前焉而弗能
繼後焉而弗能延其責果安歸乎是以君子懼其學之有爽
也惕惕然如履淵冰恐其行之弗軌也惴惴焉如馭六轡此
無他遠之不可不慎也若是何如予乃喟然歎曰子言今得
之矣頗符先子之所望矣嗚呼遠固遠矣而甚邇也古之人
有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若而人遠者數千年邇
者亦一二百年其人固不得而觀矣玩其遺文想其德業儼
然若與之周旋堂序之上未嘗知其死也所謂人雖死而有
不死者存此之謂歟原鳳誠知此則又能以遠爲邇無難矣
永嘉之勝亦有樓名思遠者彼蒸慕浮屠之學此則篤於彝

倫而有關於名教世必有能辨之者予與原鳳言不過如此
而止若夫澗湖之風物與斯樓之雄麗賢士大夫當有爲原
鳳賦咏者予則可略也

清風亭記

清風亭者撫州金谿鄧彥誠之所築也彥誠世居雲林三十
六峯之陽其先世多以志節著當宋之季天下大亂嘗集義
兵以護鄉社助國家宋亡爲元七十七又七年是爲至正壬辰
天下復大亂撫州不守彥誠歎曰寇將至吾可不衛宗人使
及於難乎卽召鄉里少年分隊伍樹砦柵於雲林山金鼓之
聲晝夜不絕寇來輒敗衄而去薦紳之流依之以免者百數
十家事平會府上其功將爵祿之彥誠謝曰吾之挺身禦寇
不忘先世之明訓爾敢藉是以媒利耶掉頭去不顧乃於堂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六 鑿坡別集 六

之西偏藝竹數萬竿引泉爲池而築是亭其中彥誠戴華陽
中被鶴氅衣日逍遙亭上游情物表澹然與塵慮相忘人見
之者疑爲古仙人御風而行可望而不可卽僉曰是功成而
不居者其視富貴利達何有哉宜名亭曰清風以勵衰俗彥
誠笑而不答嗚呼志節之士世不多見矣昔聞有田疇者遭
幽州始擾蕩析離居疇率宗人避難於無終山百姓歸之者
五千餘家且數立奇勳以自見魏太祖論功封爲亭侯邑五
百戶疇謝曰疇自以始爲居難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爲
利耶固辭不受至今言疇者慕其清風若神龍游于元間欲
一見之而不可得其視未建尺寸之功輒欲重微名爵者其
爲混濁益亦甚矣今彥誠之行事皦皦不誣有足多者予雖
未敢遽謂如疇察其志之所存寧不髣髴似之耶然君子之

論觀其志而不較其功功固有小大志豈有崇卑耶志苟同功亦同也彥誠不必不如疇者昭昭矣後之人聞彥誠之風者豈不蹶然興起耶抑予聞撫爲文獻之邦士出其間多以道德忠義著聞載諸方策者班班可考彥誠以劬然一布衣又能竭力捍寇如此豈雲林三十六峯委靈降祉以致然耶不然何其生賢之多也予因爲著清風亭記刻寘亭上使人知所自立頗謂有裨於政化文之不工固不暇計也彥誠名諒江西提點刑獄諱元觀之諸孫來請記者其族大知南陽縣行父也氣節亦森然可尚云

命題 環翠亭記

臨川郡城之南有五峯巍然聳起如青芙蓉鮮靚可愛其青

雲第一峯雉堞實繞乎峯上旁支曼衍地蟠磬折沿城直趨而西如渴驢欲奔泉者是爲羅家之山大姓許氏世居其下其居之後有地數畝餘承平之時有字仲孚者嘗承尊公之命植竹萬竿而構亭其中當積雨初霽晨光熹微空明掩映若青琉璃然浮光閃彩晶瑩連娟撲入衣袂皆成碧色沖瀨於北南洋溢乎西東莫不紺聯綠涵無有虧欠仲孚嘯歌亭上儼若經翠水之陽而待笙鳳之臨也虞文靖公聞而樂之曰此足以抗清寥而冥塵襟乃以環翠題其額至正壬辰之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六

鑿坡別集

七

亂烽火相連非惟亭且毀而萬竹亦剪伐無餘過者爲之彈指承晚及逢真人龍飛六合載清仲孚挈妻孥自山中歸旣完其闔廬復築亭以還舊貫而竹之萌蘖亦叢叢然生三年而成林州之壽陵與其有連者咸詣夫仲孚舉觴次第爲壽且唱曰江右多名宗右族昔時甲第相望而亭榭在在有之

占幽勝而挹爽壘非不美也兵興以來有一價而不復者矣
有困心衡慮僅脫於震凌者矣有爬梳不暇遷徙無寧居者
矣况所謂遊觀之所哉是亭雖微可以卜許氏之有後足以
克負先志前承後引益未有涯也酒且酣相與歌曰五山拔
起兮青蕤蕤六千君子兮何師師鳳毛雛雛兮啄其腴秋風
吹翠兮實纍纍邈千載兮動遐思歌已而退壽陵中有陳聞
先生者謂不可無以示後人乃同仲孚來詞林請予爲之記
嗚呼昔人有題名園記者言亭榭之興廢可以占時之盛衰
余初甚疑之今徵於仲孚其言似不誣也向者仲孚出入於
兵車蹂踐之間朝兢暮惕雖軀命不能自全今得以安乎耕
鑿崇乎書詩而於暇日怡情景物之表豈無其故哉蓋帝力
如天撥亂而反之正四海致太平已十有餘年矣觀仲孚熙
熙以樂其生則江右諸郡可知江右諸郡如斯則天下之廣
又從可知矣是則斯亭之重構非特爲仲孚善繼而喜實可
以卜世道之向治三代之盛誠可期也予雖不文故樂爲天
下道之非止記一亭而已仲孚名仲麗嗜學而好脩士大夫
翕然稱之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六

藝坡別業

八

宋王荅蘭隱亭記

以示後人

蘭隱亭者餘干葉君華卿之所築也華卿性清脩不與塵盆
交并曠曠然屹立物外雖身居城市中儼若重山密林青猿
白鶴時給使乎左右也然物觸其前無以愜其意輒視之如
枇糠自以爲幽芬遠聞而類真人節士之操者惟蘭爲然乃
藝百本於層樓之下圓盆方甌羅列乎後先當春日始和東
風颺颺動人蘭於斯時玉茁其芽而紫蘂翹然其顛清馨襲

鼻雖海外名香旃檀婆律之屬不足喻其高韻也華卿日繞
百迴神凝而形忘暢然自得乃舞而歌曰采蘭兮采蘭白煙
蒼莽兮生暮寒望美人兮不來撫瑤琴兮誰與彈旣而有肥
遜君子聞往而賡之曰勿謂人遠河可涉只勿謂山高磴可
陟只聲氣之同爲相求只歸視吾亭蘭正柔只華卿遂相與
肆筵設席以爲驩至夕乃休無歲不如之蘭雖草之屬亦似
解華卿之意一榦之間特發雙葩以獻其妍流聞禁林虞文
靖公揭文安公咸見於聲詩名曰瑞蘭後十年天下兵亂華
卿扶攜耄倪避地臨川山中一去不返者十五春秋及夫六
合廓清華卿始旋故里其樓與蘭皆化爲樵翳華卿慨然如
失良友遽卽其遺址建亭植芳蘭速客嘯咏如初或勸之曰
不仕無義子奈何溺是而廢恆經乎華卿曰年少時亦頗有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六 鑿坡別集 九

志於仕自與世味酸醜不相入遂投分於蘭如金石交今素
髮垂領矣尙復何云哉州里遂號之爲蘭隱且以名其亭云
華卿之子清苑令秀實天性至孝報政將歸省思有以悅親
之意徵爲文以記其亭予聞王度記云古者之贊天子鬯諸
侯熏大夫蘭士蒞皆取其物有香燥濕而不變者也蘭則生
澤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種
之以降神或雜粉中藏衣皆取其芬芳爾傳曰佩悅蒞蘭亦
言其華葉俱香而可充佩幃者也若今所藝之蘭香則香矣
華質易萎與凡葩等何以爲佩哉且鬯則鬱金熏則零陵香
蒞則白芷三者咸可佩胡爲今蘭獨不然乎近代紫陽方回
老訂極精而蘭則今名千金草及孩兒菊今蘭實古稱川續
斷其言累數百言而不止予亦未敢信其說也華卿嗜蘭久

大夫士過從者衆必當有以辨之雖然達人太觀以物付物而不泥於物苟辨之於錙銖豈所謂磊落之士乎華卿但取蘭之馨可佩與否何暇深計也予性亦愛蘭所居青蘿山不能得嘉種因懸趙孟堅所畫於壁旦出而夕入焉芳馨之氣冉冉達於四座此無他予心中有蘭而觸目鼻者未嘗無蘭韓娥去而歌聲在耳曹公詐而梅津生舌其理亦猶是也華卿有學之士予故以此質之且記於亭壁明年謝事而歸當見華卿餘于江上以厠肥遜君子之末尙能製猗蘭之操使彼善琴者彈之

瑯琊山游記

洪武八年十月十一日

洪武八年十月十一日壬子皇上以皇太子暨諸王久處宮掖無以發舒精神命西幸中都沿道校獵以講武事濂實奉詔宋文憲公全集卷十六鑿坡別集十

扈從十有二月戊午次滁州驛濂進啟曰臣聞瑯琊山在州

西南十里晉元帝潛龍之地帝常封瑯琊王山因以名頗聞

秀麗偉拔爲淮東奇觀願一遊焉而未能也敢請皇太子驩

然可之卽約四長史同行秦王府則林伯恭晉王府則朱伯

賢楚王府則朱伯清靖江王府則趙伯友遂自驛西南出過

平臯約三里所望豐山盤互雄偉出瑯琊諸峰上唐梁載言

十道志又云豐亭山山上有漢高皇祠又有飲馬池世俗妄

傳高祖曾飲馬于此國朝以山麓爲畜牧之場別鑿池飲馬

仍揭以舊名居人指云山下有幽谷地形低窪四面皆山其

中有紫微泉宋歐陽公脩所發泉上十餘步卽豐樂亭直豐

樂之東數百步至山椒卽醒心亭由亭曲轉而西入天寧寺

今皆廢唯涼烟白草而已濂聞其語爲悵然者久之山東南

有柏子潭潭在深谷底延袤畝餘色正深黑卽歐陽公賽龍處上有五龍君祠皇上初龍飛屯兵于滁會旱曠親挾雕方注矢於潭者三約三日雨如期果大雨及御寶厯爲作欄楯護潭且新其廟廟側有時若亭濂坐亭上問潭側雙燕洞及其南白鴿洞以肆窮覽人無知者乃止復西行約三里所有泉瀉出於兩山之間分流而下曰釀泉潺湲清澈可鑿毛髮傍岸有亭曰漸入佳境今亦廢唯四大字勒崖石間淳熙中郡守張商卿等題名尙存沿溪而上過薛老橋入醉翁亭亭久廢名人石刻頗夥兵後焚煉爲堊殆盡亭後四賢堂亦廢亭側有玻璃泉又名六一泉石闌覆之闌下壓以巨石中疏一竅通泉徑可五六寸手掬飲之溫是日天陰雪花翩翩飄伯清亟倡曰雪作矣不還將何爲濂遊興方濃掉頭去弗顧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六

鑿坡別集

十一

其步若飛歷石徑一里所至回馬嶺伯友追而至伯清繼之伯友曰二客足力弱不能從矣二客伯賢伯恭也其謂回馬者建炎寇盜充斥郡守向子及因山爲寨植東西二門西曰太平東乃回馬也嶺之東有醴泉又其東南有栲栳山山之南有桃花洞又南有丫頭山山之下有熙陽洞皆未暇往蛇行磬折黃茅白葦間莽不知所之宋熙寧初僧崇定獲佛舍利六百壘石爲四十九塔於道隅纍纍如貫珠塔雖廢幸有遺址可憑徑行無疑其路若窮又復軒豁葢峰回路轉九鎖而至開化禪院院在瑯琊山最深處惜乎山皆童而無蔚然深秀之趣唐大厯中刺史李幼卿與僧法深同建此院卽張文定公方平寫二生經處三門外有觀音泉入院皆瓦礫之區唯新構屋三楹間中施佛像僧紹寧出速坐方定龍興院

僧德學同太子贊善孟益秦王伴讀趙鑽吳王伴讀王驥楚
王伴讀陳子晟聞濂入山咸來會晟云太子正字桂彥良諱
六一泉上亦足弱不能進恐隨二客歸矣寧具飯飯客飯已
學引觀庶子泉泉出山罅中乃幼卿所發李陽冰所篆銘已
亡張億書三字碑亦斷裂臥泉下石崖上多諸儒題名陷石
爲一方鐫勒其中自皇祐淳熙乾道以來皆有之字或篆或
隸或楷或可辨或不可辨山之東西在在皆然不特此泉也
泉之南有白龍泉禱雨多驗童行堂下有明月溪稍南有吳
道子畫觀音及須菩提像刻石壁上傍鐫淮東部使者八入
舜臣瑯琊山記頗不合文體爲之破顏一笑又稍南有華嚴
池由明月而上入歸雲洞訪千佛塔遺址過石屏路俯窺大
厓井井亦幼卿所鑿沿山腰陟磨拖嶺遠望大江如練鍾阜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六 鑿坡別集 十一

若小青螺在游氣冥茫中間嶺下有瑯琊洞洞廣兩室中有
一穴深不可測名人題識無異庶子泉懼日夕復不暇往然
自幼卿博求勝迹鑿石引泉以爲溪左右建上下坊作禪室
琴臺後人頗繼其風山中之亭幾二十所而日觀望月爲尤
勝今荆榛彌望雖遺迹亦無從求之可歎哉夫亭臺廢興乃
物理之常奚足深慨所可慨者世間奇山川如瑯琊者何限
第處於偏州下邑無名勝士若幼卿者黼黻之故潛伏而無
聞焉爾且幼卿固能使瑯琊聞于一方自非歐陽公之文安
足以達於天下或謂文辭無關於世果定論耶然公以道德
師表一世故人樂誦其文不然文雖工未必能久傳也傳不
傳亦不足深論獨念當元季釋騷竄伏荒土朝不能謀夕今
得以廁迹朝班出陪帝子巡幸而瑯琊之勝遂獲窮探豈非

聖德廣被廓清海宇之所致耶非惟濂等獲沾化育生成之恩而山中一泉一石亦免震驚之患是宜播之聲歌以侈上賜游觀云乎哉因取醉翁亭記中語風霜高潔水落石出字爲韻各賦一詩授主僧紹廣刻諸山石云

符氏世譜記

惟符氏出自姬姓魯頃公之孫足仕秦爲符璽令因以爲氏至晉吳興太守雅遂望出瑯琊瑯琊之後分布於江淮間至若苻氏則本姬姓有扈氏子孫奔西戎世爲巨酋乃姓蒲氏蒲洪以讖文改爲苻苻與符實異然不同也今符氏有世居襄陽者宋末通判建昌軍遂遷南豐至季祥者益以書詩爲業季祥生一子伯瑞伯瑞生二子袁州路知事德懋南豐州醫學錄德章德懋生三子國禎國才國器德章生三子元貞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六

鑿坡別集

三

仲叔國禎生二子信善國器生一子顯仲叔生一子元善今名文昌其字爲孟庸爲人溫煦慈良州縣以爲可用貢于朝選爲儀曹行人滿三載擢爲同文局使予官儀曹時文昌承事左右間來拜曰文昌痛念兵燹中先父棄捐館舍文昌之年猶未弱齡朝夕奔走乎西東而數世兆域旣日就蕪沒宗系之傳亦失於徵考文昌實懼之願爲記其綱於前至於諱某字某娶某氏生幾子葬某處壽若干咸備著於後庶幾可示後昆非藉先生之寵靈未知其可也敢請自時厥後再言之三言之復數言之言輒涕泗雙下予惻然憐之嗟夫古之所甚重者譜牒也三世不脩譜謂之不孝夫孝者莫先於敬身身之所從來可不知歟能知其所自出尊祖敬宗之心當油然而生矣魏晉以來圖譜有局郎令史設官所以稽其貴

賤慎其昏嫺辨其親疎其事爲尤嚴又不特如前所云而已也文昌有志於此亦可謂知其本者矣予老多病謝絕求文者有如避讎今特爲文昌析符荷之不同而并著其世系之略者無他悖本也

金溪縣義渡記

撫州金溪縣南若干里盱水與清江合流入于汝名曰東溪其地爲四達之衢人之所負物之所載咸出焉溪廣不可梁必藉舟亂流以濟當氣升水起篙師艤權以徼金錢踰時不能遽涉或水落氣縮冰霜寒沍類揭跣以進若履刀戟然人病之溪濱質行士曰何有華惻然以爲已憂伐堅木造舟寘諸衝往者聚數十人輒渡之來者亦然割田食舟子自朝抵夕不敢斯須遠去舟敗更新之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六

鑿坡別集

古

見而水潤雨畢而除道水潤而成梁此有司濟人常事爾初不責民也有華以編氓能佐官政之不及可不謂賢哉有華字祥瑞周窮扶難甃塗架橋其事蓋不一而足云

天台廣濟橋記

天台縣西二十里有山曰鷓鴣二水發源其間合流至長洋復折而西與大溪匯然後滔滔東逝當夏潦秋霖水驟進氣勢奔突咫尺如隔胡越里人壘石爲小橋不能殺水怒竟蝕而去邑大姓洪紹生憂之乃集子姓與謀累址于淵鑿石子山犬牙相函魚鱗密比架爲高梁崇以尺計者二十有五條倍之翼以石欄與橋相齊甃東西兩隄各二百尺有奇傍築菴廬三楹間招浮屠惠證者守之始事至正己亥之三月訖功於庚子之十一月費錢一萬緡夫工一萬一百橋成隱然

如虹霓跨空而收截險利涉之效下視飛濤如履衽席遂名之曰廣濟云予聞橋之名始於殷至秦漢多異稱以其有小大之殊而濟人之功則一也世道陵夷使拔一毛以利物則頽然怒其視紹生一門見人病猶已病者幾何人哉嗚呼若紹生者亦可謂惠人也已昔蔡襄記萬安渡石橋不過一百二十二字又葉正則作利涉橋記乃六倍之予斟酌其繁簡而爲斯記俾刻焉紹生字傳可其先有諱漢者唐末自浦江海唐來遷世多儒至紹生益力本尙義其子曰居安居易居息姪曰夢能濟浩福翁祿翁居易卽來請記者今爲國子生云

日本瑞龍山重建轉法輪藏禪寺記

我佛如來其正法之流通者有三藏焉一曰脩多羅藏二曰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六

鑾坡別集

五

阿毗曇藏三曰毗尼藏惟此三藏諄諄化導使一切有情滅妄趨眞誠昏衢之日月苦海之舟航也琅函玉軸多至五千四百四十八卷衆生根鈍莫能融貫善慧大士以方便力造爲毗盧寶藏函經其中一運轉間則與受持讀誦等無有異攝大千於機輪所聚功德不可思議由是薄海內外凡有伽藍者必設置藏室焉日本沙門文珪介鄉友令儀來告予曰本國平安城北若干里有禪寺曰轉法輪藏舊名寶福廢壞已久無碑碣可徵莫知其何時建立正應元年肯庵全公從周防法眼藤道圓之請嘗就遺址而一新之而僧本覺及梅林竹春巖玲相繼來蒞法席自時厥後風雨震凌又復摧塌弗支白草荒烟芻蕘之跡交道突貞治三年衆以文珪或可以起廢力舉主之初寺無正殿唯藏室一區藏之八楹皆

刻蟠龍作升降之勢數著靈異因祀之爲護伽藍神至應安
三年文珪欲建殿於其前忽神降於一比邱曰我神泉苑善
如龍王也伽藍神來云大藏將傾乃視之漠如而欲有事於
殿功是棄所急而不知務也宜亟易爲之否則我是一搖此
地當爲湖苟遵吾言改奉王家神御則國祚佛法皆悠長矣
言訖仆地覺而詢之絕無所識知事聞于王王大悅曰余憶
幼時乳母時禱八龍之神事正相符卽遣中納言藤元賜今
額元之行有雙白鷺飛翔前導至寺而止人異之未幾王遜
位號太上天王給地若干畝以廣寺基文珪殫厥智慮出衣
孟之資簡材陶甃使其堅良崇室上覆機輪下承鉅木中貫
方格層列經甌櫛比繪像精嚴神君鬼伯翼衛後先所謂楹
上八龍者塗以金泥鱗介焜耀角鬣森張陰飈肅然似欲飛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六 鑿波別集 七

動國人聚觀無不慶愜文珪復奉今王之命請贖一大藏經
安置匾中規制整飭視舊有加焉經始於某年月日訖功於
某年月日糜錢若干貫米若干斛役人若干功太上旣棄羣
臣文珪別於寺東若干步建盤龍院以奉神御如神之所言
云文珪近受王命出持使節貢方物于上國大明皇帝嘉其
遠誠寵賚優渥文珪敢藉是有請於執事願爲文持歸勅諸
者嘗入其中觀華嚴經上中下三本因記下本以歸西土是
則天龍雖以戒緩在龍種中而其向乘之急得於華嚴會上
圍繞虛舍那滯與聞大乘圓頓之教終非他族可及經藏所
在其能擁護而顯靈異也宜哉日本初無輪藏有之其從茲
寺始文珪承國君之命孜孜弗懈以起廢爲已任亦可謂流

通大法者已予旣爲記其事且演說藏中眞實了義爲偈以
繫之文珪字廷用篤志禪觀善繼大林育公之學者也偈曰
世尊大慈父憐憫諸有情自從鹿野苑直至跋提河說無量
妙法普度於人天根雖有利鈍隨機獲饒益弟子所結集汗
牛復充棟善慧施善巧收攝在轉輪圓樞運動間地軸相回
旋法王所說法一一皆現前譬如日月燈能放大光明無非
眞般若不見有一法似茲功德聚盡在轉移內一轉結習空
淨如青琉璃二轉加精進直入智慧海三轉到彼岸安住涅
槃城以至千百轉轉轉俱一同循環若弗停我輪未嘗動此
以何因緣動靜無相故瑞龍有精藍重建毗盧藏中函貝葉
多字如恆河沙沙沙各具佛不翅那由他還以一佛攝攝盡
無復餘大包於無外小則入無內是謂神通藏萬劫終不磨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六

巖坡別集

七

混成道院記

道家者流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實有合於書
之克讓易之謙謙可以脩己可以治人是故老子伊尹太公
辛甲鬻子管子蜎子蜎子與夫兵謀之書咸屬焉自其學一變而
神仙方技之說興欲保性命之眞而游求於外盪意平心同
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則其元指復大異於前矣所以
劉歆之著七略旣書道家入於九流而復別出方技其意豈

無見哉嗚呼其傳襲蓋亦久矣婺之浦陽有山拔起曰仙華相傳昔有仙嬪於此乘龍上昇山形如翠蓮花猗儺妍麗當時霞朝絢儼如蓬萊樓閣突兀五雲中疑有古仙人往來其間山南六七里則縣治在焉縣治之東曰東嶺地勢迴旋而靈沖之氣不洩當元之時于鍊師某常建道院一區以棲肥遯之士鍊師之弟子葛道慶今於東嶺之源復建混成道院凡殿堂門廡暨庖湏之屬其完經始於洪武三年之庚戌落成於六年之癸丑脩真之士采鉛汞而鍊黃庭者于子而來矣道慶請予記之予聞神仙家之說葆精畜神冥合太虛脩然元覽却立垢氛之外下上星辰呼吸陰陽超無有而獨存心頗豔之邇年以來刊落世嬰外物之爲羈馽者皆釋然謝去思欲排空御氣神游八極之表俯瞰仙華而時一下之道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六

鑿坡別集

六

仁和圓應菴記

慶儻相見焉當趨前長揖曰子嘗記我道院矣豈真所謂列仙之儒非耶幸授我以長生祕訣必相與蹶然一笑也道慶字處善爲人恂恂有禮入道之志蓋堅如鐵石云

杭之仁和去城東五里所有浮屠菴曰圓應乃雪菴禪師之所築也其地當元季爲戰鬪之區莽無居人及歸職方而後遺民稍集往往好勇嗜利屠羊豕以成肆師惻然憫之托鉢行化有褚道真與金薌者首迎禮之先是道真之家人夢異僧至其廬倡偈爲贈及見師容貌服飾儼然與夢中不殊道真卽言之於衆翕然從化遂與薌日乞食饋師且請於右族胡國材共建精舍一區葉氏婦聞之捐地爲基以尺計者縱袤若干橫延若干於是道真因之鳩工前敞脩門中峙佛殿

後聳堂宇翼以兩廡而外則垣墉四周庀事於洪武甲寅春
二月甲子至秋七月某甲子遽訖功焉屋以間計者二十粟
以斛計者一百工以日計者五百師欲垂示後人乃不遠千
里介予學子童徽來請記予竊疑之當兵戎始息創殘猶未
起何暇從事於佛乎縱師言之而曠將聽之徽曰不然師之
事則有異於人者師本辦章寶寶公之子生有異徵年十五
慨然慕道思以善法度人往依帝師法子朶兒班大師蒞落
爲僧遂杖錫南游徧參閩浙諸尊宿得法於伏龍山千岩長
公去棲越之范蠡岩岩有虎一夕避去師初不知書靜定之
久發爲頌贊自然與道合以是之故人愈趨之而庵成無難
者予因歎口人苦無志耳果能以善導人而人孰不化之豈
惟浮屠氏哉然而浮屠氏以莊嚴樓閣爲有爲縱有福報亦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六 鑿坡別集 五

御賜甘露漿詩序

人天小果耳其中必有無爲之道存所謂無爲之道者無小
無大無內無外無成無壞無欠無餘不爲諸佛而有所增不
爲凡夫而有所減淵默不言而聲如怒霆凝定未起而身徧
沙界是則所謂圓應者也一庵云乎哉惟師能契事理之不
二者必知予言爲有據徽歸尚以是語之師舊名孛羅帖木
兒今改可傳字無授高昌人雪庵乃其徒所號蓋尊之也

洪武癸丑正月始和越四日丙午時加巳皇上御武樓之便
閣召御史中丞臣寧太子贊善大夫臣濂賜坐左右上談嘉
祥之應勅中貴人取所儲膏露於宮中俄盛以翠甕跪進上
前皆玉潔珠圓世所未覩已而詔異爨器至用金杓煥水二
升火既勻水勢成濤上起自龍帳中親啟甕以投須臾融化

與水爲一上取杓中瀉二內侍東幕承之洒澤已淨重漉以
絳紗囊上飲一爵而分賜臣寧與臣濂焉且曰此天地至和
所凝也卿等服之去沈疴而衍遐齡臣寧等跪飲其味甘如
飴而弗膩其氣清於蘭而不豔一入口間神觀殊覺爽越飄
飄然欲御風而行於是各奠爵於几頓首於地而退臣寧謂
臣濂曰唐之李白召對金鑾殿元宗調羹以賜方策尙載之
以示後世矧今聖天子親挹天乳以沃近侍微臣共享二氣
禎祥此元黃覆持之恩不可忘也宜發爲聲詩以彰君之賜
臣濂伏聞王者有德上通於天嘉氣協應鴻羨滋播今甘露
頻降大和坱圠民物枚寧洽于大康是皆一人有慶使臣庶
永有攸賴方將涵育靈澤衣被上德惟思日孜孜以圖報爲
事皇上不自滿假錫釐羣臣庶丐天漿上昭靈貺此與黃帝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六 鑿坡別集 三

出馬腦甕甘露頒賜百僚之意同誠非元宗之所擬也盛德
所覃接朕藏寵曠世奇逢豈容喑默乃稽首再拜造詩一章
以侈上之賜從而屬和者凡若干人錄成一卷傳示萬世子
孫荷天之休至於無疆云

送翁好古教授廣州序

郡府之設教授自宋之中世始然不輕以卑人嚴立試法卽
舍人院受題呈大義五道文入等者方白省臣用焉復慮無
以統臨之也別設官提其綱要司其舉刺驗其惰勤而惟恐
有不及至於閭里有出爲句讀師者亦必從所隸屬陳試經
義弗悖于理者始聽其法至詳且密矣或者猶病其不法臣
代大小學爲教而徒泥於訓詁文詞之間嗚呼可謂難矣近
代以來急於簿書期會而視教民爲悠緩司學計者以歲月

序遷豪右海商行賦覓薦往往來倚講席雖有一二君子獲
廁其中孤薰而羣藉一鼓吻一投足輒與之柄鑿唯彼飲食
是務號稱子游氏之賤儒者日夕與居是故稍勵廉隅者不
願入學而學行章章有聞者未必盡出於弟子員論至於此
寧不爲之長嘔今我皇明一遵三代爲治初入小學習以禮
樂射數及升大學則明脩己治人之道且爲之擇師尤慎府
設教授一員必試經義於銓曹文既中格然後白宰相署讀
俾權教職三年有成始令爲真其視宋益加密矣四方風動
無不淬礪濯磨以思顯所學當是時越有翁君好古蓄以名
經舉進士兼工古文辭有司薦之于朝將官于州縣好古以
目嘗辭衆惜其才不忍聽其去乃試教官用爲廣州教授瀕
行陶參政中立朱太史伯賢既各有序贈之好古復來徵予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六 鑿坡別集 五

言予聞之師曰收伯以政爲治按官以教輔治其職蓋鈞重
矣夫以一韋布之儒獲際昌辰與牧伯分庭抗禮得以施化
民成俗之道誠非細故哉好古之行也靈承皇上法古興學
之意而盡革近代循習苟簡之弊間里之句讀師必月會之
授以彞倫大義使漸摩誘掖之庶幾相率而爲進德之歸時
雖不設提舉官而府尹之統涖部使者之所覈實其法尤嚴
也豈無以好古學政之善聞于上者好古勗哉毋徒泥訓詁
之繁文爲也毋徒溺藻麗之詞章爲也好古勗哉

送葉別乘之官通州詩序

藍山公集序員錄

栝蒼葉君景龍新拜通州別乘之命將之官前御史尙書劉
公伯溫爲率朝著簪紱之賢及山林華藻之士以杜甫詩勗
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爲韻賦詩餞之請予爲之序余謂景

龍生名宦之家自幼習聞詩書禮樂之懿誰不知之弗俟余言也其飭已廉介操心仁恕每有及物之功弗俟予言也至於踐跡中外涉歷礪切物態民情無不能周知亦弗俟余言也無已則有一焉聖天子在上所以宵衣旰食不敢自暇逸者豈非爲斯民乎一州之民欲藉以安者得非托之景龍乎景龍務勗焉可也予與景龍之兄景淵使君遊姓雖異情則兄弟也於是爲序其事復總用前韻作詩十解繫之首簡云詩曰

大明麗層霄青芝吐益葢物微且瑞世人當建奇勳解而兄我所敬華皓見須鬣謝却山中雲遑遑贊王業航矧君才思多錦繡照青春搗文追馬卿哦詩學李頻航鶴汀接清煦蕙幌怯新寒引尊連月吸倚劍帶花看航一從離巖局十年服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六 鑿坡別集 三

官政炙燈竹素間無一非龜鏡縵朱衣佩銀魚光彩耀一城自顧室磬懸無以贈君行航幸有綠綺琴寶之如珩璜願君日彈之勿遣匣中藏航一彈澆風淳再彈民生足衆生蠹靡中行見翹松獨航栩栩亦有徒如君世寧幾不見庭前竹迎風自相倚航官道年年別別君重離憂相思定何處鄰笛起江樓航

贈蕭子所養親還西昌序

天下之道唯孝與忠是謂秉彜萬古攸同矧惟成均首善之地風動四方罔不從化其居是職者其有不惕然自省者乎昔陽成之爲司業也立諸生館下而誨之曰人之爲學忠與孝耳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人諸生且爾況爲其師者苟鶴髮之親在堂其心又將何如乎此余

於西昌蕭君之事不能忘言也蕭君名執字子所居武山之西山形拔起如旌旗浩翠淋漓積自古初土沃而泉腴蕭君朝樵於白雲之岑暮而言旋買鮮於溪沽濁醪於東鄰婆娑起舞親側奉觴上壽親旣醉蕭君亦微醺抃手歌曰武山崔崔有雲英英止武山如藍川流不停止我奉我親其樂莫與京止樂兮樂兮我衣之翩我顏之頰止蕭君之樂無日不然若將終身焉會科目之興有司強赴江西秋闈名在前列已而上南宮選授國子錄所授經皆公侯家之子見蕭君能古文辭皆心服之業將成蕭君獨有不豫色然人問其故輒潸然墮淚曰吾親髮盡白矣臚氣下上不自寧矣武山夜鶴曉猿遲余歸久矣於是走白丞相府其辭甚切吏拘於文墨往來參稽閱一歲而始報可蕭君治行李將歸激者曰蕭君之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六

鑿坡別集

三

所見一何果哉抱卓犖之才當用才之時何不一試而歸今蕭君之同官或拜御史或擢縣令矣使蕭君少忍須臾銅章青綬豈不足以榮其親哉贊善大夫宋濂曰是惡足以知蕭君蕭君不忘孝於親其有不忠於君者乎惟念成均爲首善之地故不敢冒爵祿以失菽水之驩爾不然是有愧陽城之諸生矣尙何足以言蕭君乎銅章青綬之榮子謂蕭君他日不爲之乎激者無以對於是出酒飲蕭君率同志賦詩一章成則蕭君爲之欣然引滿頽然就醉片帆西上抗手而別

莆陽王德暉先生文集序

給事中王寅敬伯詣濂玉堂之署殷勤請曰寅之伯父最樂翁諱朝字德暉莆田人也其學出於同安尹陳公仁伯莆田之先達有二陳焉一則仁伯一則國子丞衆仲皆以文鳴于

時實兄弟也其學又出於南塘趙氏之孫祕書公伯暉祕書
公二陳之外王父也翁之所學淵源既正而其支流之相承
遇奔石怒崖則噴薄如雷霆及至演迤平曠則煥然成文若
綺縠之乍舒一翕一張類有物以司其柄者養之深而積之
厚期大振于時奈何其數之奇再試鄉闈皆不利竟以布衣
教授州里以終遺文散落於兵燹中不存一寅懼其泯沒而
不傳也求得詩文若干首釐爲十卷翁之友方君炯門人陳
君虛中將刻梓以傳願先生爲之序濂受而讀之詩則森嚴
踔厲有蒼淵之色文多簡古峭奧而其餘不盡之意恆見
於言表人能玩繹之久方始得之其淵源有自誠如敬伯所
言不宜以無傳頗求翁之致是者亦由其養氣之充積學之
宏乎蓋翁家甚貧或併日一炊每揚揚有喜色臨財甚介毫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六 盤坡別集 三

髮不苟取所見一定屹如邱山力撼弗能動儻涉非義昇金
遺之不遷也唯游心古初思欲起聖賢而與之周旋故嘗以
止分爲樂人叩其自得則曰守陰之宅蹈陽之庭風行雨集
金春玉鳴卑非吾室崇豈我榮夷夷于于而獨適其適不亦
可乎嗚呼翁之所見若此其殆有德必有言者乎濂未冠輒
授經學文於鄉先達若淵穎吳公立夫內翰柳公道傳文獻
黃公晉卿皆天下名士悉得供灑掃之役其淵源非不正也
第以受資平凡無以深詣而遠到年周甲子而踰六齡猶不
能自振視翁之作不幾於有愧哉雖然濂不能文而評文恐
未有先之者世之骯骯萎弱之文不脫場屋之故態者反足
以襲取高位而翁卒終于布衣戴章甫衣縫掖者不知果有
公議否乎濂特徇敬伯之請妄置品評於篇端其有激也夫

其有感也夫

寄和右丞溫迪罕詩卷序

有志之士豈無鄉土之思哉昔者楚人鍾儀爲晉所留晉侯與之琴遺操楚音越人莊舄仕於楚雖富貴矣乃嘗爲越吟此無他不忘本也夫晉楚與越皆同中國也語言相通也嗜好弗殊也尙爲之抑鬱發於音聲如此況在絕域去中國數千里者哉宜其見諸咏歌而不能自己也右轄溫迪罕公居于汴梁資稟素美嘗從恕齋班先生學爲詞章久游淮海元季亦躋膺仕隨冢宰遠行遂留西域今見天朝使者至不勝鄉土之思舊嘗賦絕句以寄治書瑣納兒加繼作唐律一章獻丞相胡公其憂深思遠若不能勝情者想其親屬睽離莽無一人四顧蕭條與影爲侶極日之頃但見獵獵胡沙茫茫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六

藝坡別集

五

塞草而已右轄必慨然曰吾昔居江淮錦繡城中聚族共樂者爲何如耶賓朋離索誰可與接語言不通食飲異好側耳而聽但聞侏離羌音啁晰胡歌而已右轄又必長歎曰吾昔在中州文物府中更唱疊和者爲何如耶此所以發於性情而形諸言者悽愴寥落讀之令人淚下霑襟也較莊舄之越吟其情實過之苟寫於琴未知與鍾儀又孰後孰先也丞相察其情以詩上聞皇上覽之尤憐其志之不能遂也惻然有動於聖衷勅丞相御史大夫而下咸屬而和之且連成卷軸詔翰林侍講學士宋濂爲之序濂仰惟聖皇臨御德被六合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無不欲遂其生成然猶夙夜孜孜上法唐虞三代之治唯恐一夫不獲其所況如右轄實有志之士所以簡在上心者爲尤切右轄宜益堅乃心敷揚聖化使

西域之民皆知尊慕中華文物禮樂之盛相率來歸亦未爲
晚也他日拜舞龍墀之下殊恩異渥必將便蕃而至退而與
親朋胥會以叙離合之情庶幾重覩天日以享承平之福當
此時發於性情無非雅頌正音以歌咏朝廷之盛德其視向
日憂深思遠之作霄壤不侔矣右轄勉乎哉右轄勉乎哉

林伯恭詩集序

詩心之聲也聲因於氣皆隨其人而著形焉是故凝重之人
其詩典以則俊逸之人其詩藻而麗躁易之人其詩浮以靡
苛刻之人其詩峭厲而不平嚴莊溫雅之人其詩自然從容
而超乎事物之表如斯者蓋不能盡數之也嗚呼風霆流形
而神化運行於上河嶽融峙而物變滋殖於下千態萬狀沈
冥發舒皆一氣貫通使然必有穎悟絕特之資而濟以該博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六 鑿坡別集 三

宏偉之學察乎古今天人之變而通其洪纖動植之情然後
足以憑藉是氣之靈彼局乎一才滯乎一藝雖欲捷騁橫鶩
以追于古人前之而愈却培之而愈低幾何不墮於鄙陋之
歸此濼於伯恭之詩不能無感焉伯恭博極羣經而尤長於
春秋嘗應書鄉闈實冠多士伯恭年始三十餘一旦名動海
內自時厥後學益加脩遂擢至正甲午進士第歷佐省憲二
府正色直言百王畏懾時出奇計剪三逆豎如烹狐兔則其
所養之充是氣浩然弗撓弗屈故其發於詩也沈鬱頓挫渾
厚超越大雅奏而黃鍾獨鳴也武庫開而五兵森列也洪濤
怒張而魚龍出沒也一展卷間呈珍獻異可欣可愕精神爲
之震眩濂前所謂聲因於氣皆隨其人而著形者豈非然耶
豈非然耶世之學詩者衆矣不知氣充言雄之旨往往局於

蟲魚草木之微求工於一聯隻字間真若蒼蠅之聲出於蚺
蚓之竅而已詩云乎哉永嘉舊傳四靈詩識趣凡近而音調
卑促近代或以爲清新者競摹倣之濂每謂人曰誤江南學
子者此詩也聞者且疑而且信焉今吾伯恭之詩出一洗習
俗之陋信知豪傑之士自有其人也故敢執筆直題於首簡
世有知言者必深有取焉伯恭名溫姓林氏溫之永嘉人

送會稽景德輝教授鄉郡序

其不河也蓋其

成周之時自國都以達于家于黨于術無不置學學必立師
師必以仕焉而止及道明德充者爲之然以其國之賢還教
其國之人不翅父兄之臨子弟名實之素孚而不藐然無聞
也情文之素稔而不渙然無屬也於是其言易入其教易行
秩秩而相親欣欣以相愛恩義兩盡薰爲太和德成材達有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六

鑿坡別集

五

非後世之所能及也會稽古諸侯之國今爲浙河東大都會
學官闕教授員鄉之子弟咸曰言篤而行醇惟我景先生則
然其黃髮老人又曰嚙齧經腴朝夕不自饜著述成書惟
我景公則然旣而郡僚聞之府公亦聞之相與謀曰府庠之
無師二千石之責也景君之賢信如子弟老成人之語以鄉
人之所尊而爲鄉弟子之所師未見其不可也蓋上其事於
選曹乎選曹旣從其請試景君以春秋經義一通白于丞相
府報下如章景君將東還泣教事詞林編摩之英成均宿學
之士藩府賓僚之賢咸造支若詩榮之而以首簡授濂序嗟
夫師道之不立也久矣頗求其故後世拘於選格多用異邦
人爲之師其實未易孚其情未易稔往往若秦越之相視日
夜幸代者之至則望望然去矣今景君之獨能致是者何哉

亦曰聖天子在上旰食宵衣以成周爲法然後得遂其所志如斯爾景君之行也當思南渡羣賢之子孫咸萃是邦或以德行文辭著或以道學政事聞世之相去未遠也文獻猶有足徵景君能於此盡心焉則移風易俗之效將粲然可觀矣若曰吾耄及之他尙何所圖不過便祿養於桑梓之邦而已豈惟非鄉之父兄子弟之所望雖濂亦將致尤於景君濂知景君決不爾也故人有宋無逸許時用二君亦鄉先生也聞景君講道於鄉也其將有以翼助之哉景君名昇其字爲德輝云

送徐教授纂脩日厯還任序

洪武六年秋九月皇帝御謹身殿從翰林學士宋濂之請妙柬文學之士四三人纂脩大明日厯而詔濂與吏部尚書詹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六 鑿坡別集 三

同司總裁事當是時杭州府學教授徐君大章實在選中開局於內府日給大官之饜而令中貴人護闔非奉勅旨不敢入其事至嚴也濂時與大章辰入而申出凡與王出治之典命將行師之績采章文物之懿律厯刑法之詳咸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必商榷而謹書之濂年加耄不能有所猷爲唯發凡舉例而已其助我者大章之力居多越四月書成共一百卷遜日上奏登盤龍金匱中奠於丹陛之下縉紳之家爭欲薦大章入詞林大章堅以足疾辭濂因爲陳情於上乃詔賜文綺織繪各三裝錢六千支仍俾其職爲眞故事教授試職三年俟育材奏功方許眞授大章時未暮年乃異數云大章將還洩教席濂餞之秦淮河上與之言曰教授之職雖設於宋其任亦云重矣在紹聖初詔令中制科及進士

第上五人禮部奏名上三人府監廣文館第一人始令爲之大章起布衣而輒膺其任豈無其故耶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由唐及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大章以一教授之微乃召入史館與編摩之列又豈無其故耶蓋大章博覽載籍發之於詞章霞粲波縈峻潔鮮朗威儀儼雅又足爲後進師表聲名藉藉起儒材間當此聖明之朝材咸求實不于其官于其人故大章致此無難也然而黃琮之貴必登於方明大雅之音必奏於清廟理勢則然大章以溫然之姿鏘然之文乃鯁鯁下教於一郡如惜才之論何濂誠耄矣髮種種被肩矣聰明不及於前時矣詞林清切之班非大章誰所宜堪行將力薦而用之脫使大章實不良於步趨雖卧治之亦可也大章以爲何如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六

鑿坡別集

五

送許存禮赴比平教授任序

鴻儒之胄傳經爲難非藏髓以接肌盍鈎深而致遠欲承家學則匪俊賢景伯之貫五經仲師之明三統咸號善繼致宜令聲有如婺郡許文懿公爲武夷之世適作寓內之人師爾絲馬鬣析理義之精微粉墨鉛黃發箋文之樞要完經翼傳著述滿家簞食瓢飲肥遯終世其克生於令子遂允蹈於前猷務純樸以自持斂華英而弗耀倡道舟溪衿佩登集揚徽京輦薦牘交馳天池卒徙於鯤鵬鍾阜竟辭於猿鶴於是上名宰府試藝銓曹典五教於北藩列諸生於東序朝紳悅懌侯服推尊斜川無愧於小坡西平咸稱爲有子況當勝國之都嘗爲人物之藪教鐸斯振壹是韶濩之音藝圃深培竚見菁莪之盛如濂不敏比德知慚秋髮盈簪慨年華之易邁春

花夢筆覺文彩之已非粗叨鼎鐘之榮敢忘桑梓之敬偶他鄉之相遇慰昔日之襟期把酒臨風高情闊朗炙燈論道元義昭融胡墨突之未黔遠江帆之催發雖無藻思強綴蕪辭繼前古之芳音首羣英之雅製云爾詩曰
有苑者柳生于河麋折以送子而興我懷我懷伊何鄉之文獻人遠言微不絕如綫之子之生實紹前徽彬彬其文郁郁其儀蘭在遠林其香苾芬豈期人知人輒有聞我傳我經其謨孔臧以迪以將以牖其衷
遙遙北藩在燕之墟土俗勁悍柔以詩書不見白雲英英在山起而爲澤冉木斯蕃敦兩之施功亦如此苟專邱壑孰爲杞梓學貴有用於子實多目送征颿其如別何其如別何獻此春酒後夜相思白月在柳

葉夷仲文集序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六

藝坡別集

三

臨海葉君夷仲宋丞相西湖先生族諸孫也夷仲生有異資其文辭之進如榮木升而春濤長日新月盛蓋未已也頃由茂才舉於鄉奉使安南不辱君命以功擢高唐州判官轉知睢寧縣爲學猶孳孳不懈其弟廣武衛知事惠仲類集成編釐爲若干卷來徵予序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齒加長志氣摧攝操觚所云云皆無精魄頗類寤語者讀夷仲文方畏敬之弗暇尚奚敢序之哉雖然不敢無一言也昔者先師黃文獻公嘗有言曰作文之法以羣經爲本根遷固二史爲波瀾本根不蕃則無以造道之原波瀾不廣則無以盡事之變舍此二者而爲文則槁木死灰而已予竊識之不敢忘於是取一經而次第窮之有不得者終夜以思思之不通或至達旦如此者有年始粗曉大旨然猶不敢以爲是也復聚羣經於

左右循環而溫繹之如此者亦有年始知聖人之不死其所
以代天出治範世扶俗者數千載猶一日也然猶不敢以爲
足也朝夕諷咏之沈潛之益見片言之閒可以包羅數百言
者文愈簡而其義愈無窮也由是去讀遷回之書則勢若破
竹無畱礙矣權衡既懸而百物重輕無遁情矣然猶不敢以
爲易也稽本末以覈其凡巖褒貶以求其斷探幽隱以究其
微析章句以辨其體事固粲然明白而其制作之意亦瞭然
不誣也由是以定諸子百家之異同若別白黑而絕無難矣
及夫物有所觸心有所向則沛然發之於文翩翩乎其萃也
滾滾乎其不餒也颯颯乎大無不包小無所遺也嗚呼予以
五十年之功僅僅若此今年日逾邁慨茲舊業反成荒落將
何以爲夷仲言哉夷仲諸作溫醇而有典則飄逸而有思致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六 鑿坡別集 三

贈林經歷赴武昌都衛任序

莆有林君士衡由進士起家署爲比部主事政成遷武昌都
衛經歷中朝士大夫相率賦詩餞之而以首簡授予序序曰
昔者艾軒林文節公謙之有慕伊洛之學聞吳中陸子正得
和靖尹氏之傳因往從之自是專心於聖賢踐履之事一言
一動莫不以禮遠近學者翕然尊事之南渡後以伊洛之學
倡東南者實自艾軒始也艾軒嘗言曰道之全體全乎大虛

六經既發明之後世註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益遠矣嗚呼其言不亦至哉艾軒既沒其道一傳於林文介公學可再傳於陳文遠公元潔前承後引重徽疊昭新學小生咸有所師法非先王之言弗道非先王之行弗行人號之爲小鄒魯云迄今垂三百年流風遺俗猶有存者家談仁義而悅詩書尊然非他郡所可及君子之澤何其深且長哉今吾士衡固艾軒諸孫也其家學漸濡不俟言矣文行之謹勅亦從可知矣其治獄刑曹用法寬恕士君子復許之矣今擢爲戎府元僚則其協比師率輯和兵民脩治戎器用戒不虞此特其所優爲者爾雖然未可輕也武昌爲湖湘一大藩障其行中書所轄凡二十七府府各置衛或千夫長戍之而都衛總其凡其職與省臣鈞禮地連數千里戍兵數十萬其練閱之方征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六

鑿坡別集

三

調之節唯元戎能制之元僚能贊之其任之重也較然矣自道學不明學者纏蔽傳註支離之習不復見諸實用談兵之家尤以白面書生訾之士衡宜知所自重庶幾乎其可也雖然予惡用是咕咕爲哉昔也艾軒提點刑獄廣東親檄郡兵破珍嶺南羣醜阜陵聞之悅曰林某儒生乃知兵耶特加直寶謨閣是知有用之學可以治兵可以撫民可以興禮樂可以移風易俗無所往而不當士衡尙推家學而行之其有不獲者哉況當聖皇御寓四方無烽燧之警皞皞熙熙不異於唐虞之世士衡日與大帥共論文武忠孝之道使動在盟府之臣保其寵榮以終其身以遺其子孫暇則雅歌投壺發舒性情寤寐羣經一惟伊洛之是趨俾人人咸稱之曰是子也無愧艾軒之後人者也顧不盛歎士衡之行吾言止此而已

贈吳府伴讀陳生孟暘序

君子爲學能知內而不外斯善矣內則自任之重而不失天分之正苟區區務外則奔趨竭蹶何所不至哉予自官京師南北之學徒頗有來受經者旣而多攝御史巡行郡國而陳孟暘亦在其列孟暘所蒞光潁徐邳宿五州官書浩穰至萬餘卷孟暘逐一爬梳使枉者直暴者馴且察夫民病請免夏賦之絲頻役之軍與夫輓運芻芡之艱分給滯鹽之便如是者數條右御史大夫陳公卽以上聞多有舉行者已而同列之士或擢左右參政或典大郡或僉各郡按察司事人皆曰孟暘之材若是其將自此升哉孟暘適以疾在告人爲孟暘惜之孟暘則曰爵祿之來天也吾敢有徼覲之心哉且方岳之任至重繭絲泉粟之殷甲冑獄訟之繁徵科營繕之勞無所不當與倘毛髮不至是負國也吾自度其才可與同列班乎不可也幸仕優而學拾級而升庶幾無曠官債事之失也況吾母氏年近五十餘日薄西山素髮蕭蕭然垂領僑寓於婺城之閒吾心懸懸如飢近已得請于上躡履而迎之以來庶幾吾心安焉不然鐘鳴鼎食以爲榮結駟連茵以爲侈適足以增夫愧耳予聞孟暘言知有志君子者也內而不外者言所以不可不作也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六

鑿坡別集

三

宋文憲公全集卷十七

杜詩舉隅序

詩三百篇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賤隸小夫婦人女子莫不有作而其托於六義者深遠元奧卒有未易釋者故序詩之人各述其作者之意復分章析句以盡其精微至於東山一篇序之尤詳且謂一章言其完二章言其思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一覽之頃綱提領挈不待註釋而其大旨煥然昭明矣嗚呼此豈非後世訓詩者之楷式乎杜子美詩實取法三百篇有類國風者有類雅頌者雖長篇短韻變化不齊體段之分明脈絡之聯屬誠有不可紊者註者無慮數百家奈何不爾之思務穿鑿者謂一字皆有所出泛引經史巧爲傳會擅釀而叢勝騁奇者稱其一飯不忘宋文憲公全集卷十七

鑿坡別集

一

君發爲言辭無非忠國愛君之意至於率爾咏懷之作亦必遷就而爲之說說者雖多不出於彼則入於此子美之詩不白於世者五百年矣近代廬陵大儒頗患之通集所用事實別見篇後固無繳繞猥雜之病未免輕加批抹如醉翁寤語終不能了了其視二者相去何遠哉會稽俞先生季淵以卓絕之識脫略衆說獨法序詩者之意各析章句具舉衆義於是粲然可觀有不假辭說而自明嗚呼釋子美詩者至是可以無遺憾矣抑予聞古之人注書往往托之以自見賢相逐而離騷解權臣專而衍義作何莫不由於斯先生開慶已未進士出與方州入司六察其冰蘖之操諒直之風凜然聞於朝著不幸宋社已屋裴回於殘山剩水之間無以寄其罔極之思其意以爲忠君之言隨寓而發者唯子美之詩則然於

是假之以洩胸中之耿耿久而成編名之曰杜詩舉隅觀其書則其志之悲從可知矣先生既歿其元孫安塞丞欽懼其湮滅無傳將鏤諸梓而來求序文甚力予居金華與先生爲隣郡及從黃文獻公游備問先生之行事可爲世法因不辭而爲之書先生名浙季淵字也晚以默翁自號所著有韓文舉隅而孝經易書詩禮記春秋離騷各有審問不但箋杜詩而已也

贈朱啟文還鄉省親序

工部奏差朱啟文既書滿將省親虎林山中薦紳家多發爲聲詩吳府伴讀王驥與啟文有連遂以首簡請予序浙河名區虎林甲郡文彩明耀光衝於牛斗才猷振拔軫接於荆揚故三沈有翹雋之聲二徐爲俊髦之冠多歷年所匪惟今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七

鑿坡別集

二

斯粵自唐季以來海田屢化獨繁華之如故慶光景之常新富庶亞於咸陽侈麗比於京索停鸞峙鶴山川之靈氣鬱蟠綺陌香衢笙管之春聲宛澗嗟士習之易染憫風俗之頓移儻有拔萃其閒實稱良彥行必傳於細素譽徧播於公卿惟朱氏之名家愜輿情之所屬填篋交奏四經之義髓昭明黼黻相宣一姓之文鋒犀利棣萼旣形於周雅芝蘭遽產於謝庭華穎高騫允符二妙之選藻思過發何慙八斗之才珠彩雖沈玉光難掩遂因文藝上貢銓曹雖王勃之少年豈朱雲之可吏廁行人於起部期試事於微垣三載積勞行將授政一朝予告得遂榮親服綵上堂每賦高年之引奉觴爲壽尚瞻游子之衣春暉澹蕩以娛人秋月連娟而在戶爭誇具慶奚翅前蹤平浦西風催秦淮之急槩遙天去雁起名勝之長

吟不鄙衰屨來徵序引無山東之雅製續洛下之羣賢愧陳
瓦礫式聯寶卣云爾係之以詩曰
松帷落秋陰月魄淡涼夕朝鼓官河棹暮宿青山驛憶昔爲
行人風雨尙征役王事有程期吾敢思燕息今焉返吾廬搖
曳武林陌上堂獻壽觴踴喜增劇衣帶來時香酒仍去年
白門前青桂枝寒花破寥闕不見近三年爲我動顏色子歸
趣誠佳子樂復何極可憐城頭烏肯倦西風翼

書史會要序

天台陶九成新著書史會要成翰墨之家競欲觀之以謄鈔
之不易也其鏤諸梓而以首簡授予序序曰史以從道持中
爲義蓋記事者也黃帝時始立史官而蒼頡沮誦實居其職
蒼頡制字之人也自時厥後史氏遂掌官書以贊治至周宣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七

鑿坡別集

三

王太史籀復造字五十五篇以教童幼所謂史者豈非字學
之本源乎然則紀歷代之善書者名曰書史非僭也宜也九
成本衣冠子自青年卽精究六書之法備知字文相生之意
乃辨析古文篆籀分隸行草諸家異同并載其人而附見焉
先之以帝王次之以名臣又次之以材士大夫起自三皇迄
于國朝凡名一善者悉具錄之其事核其論確而有徵皆遍
采史傳及前脩所著書不復以異議參乎其閒書成釐爲七
卷予嘗取而觀之不覺喟然歎曰夏殷而上左史記言右史
記事周則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其任至重也
太則國家禮樂刑政治忽善惡固無所不當紀小則一事一
物該古今而資問學者亦不可不明辨如此而名之曰史庶
幾可也禮葩豔卉隨春開落何補於事功陸佃集之號爲花

史硯雖適用不過一石何關於治教米芾編之日爲硯史是則奚可哉必也如吾九成精究六書直探皇韻史籀之本源歷代字體變化如浮雲者皆可攷見致知格物之學似不爲無助苟稱書史孰謂非宜哉抑予聞六書居六藝之一周官保氏掌養國子則教之蓋自聖人以書契代結繩之治實取諸夬夬揚于王庭其用最大宜其天下無不學學之當無不至也予又獨嘖近世以來徇末而忘本濡毫行墨春蛇秋蚓之連翩輒揚眉以驕人曰此斯冰也此右軍大令也有識者觀之曾不滿夫一晒讀九成之書者不知能一自警否乎九成名宗儀積學能文辭嘗覽雜傳記一千餘家多士林所未見者因倣曾慥類說作說郭若干卷曾所編者則略去之君子謂其尤精博云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七

鑿坡別集

四

送許從善學道還閩南序

閩南許從善自少好養生之術嘗建一庵以款眞遊之士觀得一逢而受其說已而聞龍虎山止庵鄧鍊師得九還神丹之傳遠邇之人皆知尊禮時鍊師侍祠南京從善不遠數千里而參叩焉三年之閒至者凡再鍊師具以谷神不死之道開之以祕藏約之以黃寧從善欣然如獲拱璧於其還也鍊師爲索文贈之而同虛傳外史鬼谷方壺眞人又咸爲之請不知從善何以得此於方外高士哉然予嘗覽劉向列仙傳見其所載奇名詭姓與夫驚世駭俗之事甚悉而存鍊解化之術略不一言之豈寶祕陰陽之機而不露耶抑亦待其人而後度耶雖然老莊文列四家之書亦往往及之矣要不出致虛極守靜篤二句之外蓋虛則洞然涵乎太一靜則凝然

萃乎太和虛非極無以收純元之效靜非篤無以臻純默之功馴而致之與道蓋不遠矣自時厥後靈均發爲一氣孔神於中夜存之言魏伯陽著爲參同契復陽祕而陰洩之皆不敢畔其說也嗚呼斯非學仙者之準繩也耶宋金以來說者滋熾南北分爲二宗南則天台張用成其學先命而後性北則咸陽王中孚其學先性而後命命爲氣之根性爲理之根雙體雙用雙脩雙證奈何歧而二之第所入之門或殊故學之者不能不異然其致守之法又不過一之與和而已吾知從善亦必究其說乎夫一者萬之對也萬則紛紜而不定惟一能貫之和者戾之反也戾則參差而不齊惟和能全之長生久視之道其不本於此者乎所謂安鼎者非元關一竅也安乎此者也採藥者非龍虎鉛汞也采乎此者也用火者非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七 鑿坡別集 五

高士極愛器之 變物余而 鄒氏復姓孫氏序

洪武九年六月日皇上御東皇閣翰林學士臣濂考功監令臣傑勤給事中臣傑監察御史臣鈍等皆侍時已漏上三刻臣傑出班跪奏曰臣之大父孫福謙陝人也出守嘉興郡當元季兵亂江南州郡繹騷大父逃匿無所至正己亥航海趨山東至登州颶風大作濤湧如雪山巨舟遽成齏粉一家五

十人咸死于海獨臣附餘板薄沙烏幸存犬馬之命蒼黃無所歸長號於野州人鄒義者聞而憐之俾備作其家臣年已十四矣久之養爲子且爲授室遂冒其姓曰鄒氏歲行將一周大明受命四海肅清下詔興舉學官增設弟子員義家以臣肄業萊州府已而選入成均又選入武英堂俾練習政事今年夏四月復擢給事中由是日瞻天顏獲被寵榮如此之至皆非小臣所敢覬望聖恩如天固未知涓埃之報復竊私念孫氏無他族屬其不絕者僅寄臣之一身苟冒其姓遲回而弗之改臣之先臣幾何不爲若敖氏之餒鬼哉臣敢昧死以請上曰朕爲億兆生民主凡有襲人姓氏者必令歸其宗爾之請誠是也然非鄒氏爾亦弗克底于今日慎毋忘之傑於是以前叩地而退既退詣廉請書其事以示後世濂奉詔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七

鑿坡別集

六

參考歷代郊禘大禮久不能成文傑尋擢監察御史復來申前言濂以未暇爲答居亡何傑又陞僉廣東按察司事遽來迫曰傑有數千里行必得先生文乃可耳幸勿辭我濂乃與之言曰孫本姬姓出於周之後至衛武公之子惠孫因以孫爲氏鄒則子姓其裔則祖於宋自正考父食邑於鄒因氏焉二者何可亂也傑能復之亦可謂不忘其本者哉然有一說爲傑告焉昔者范文正公蚤孤隨母適長山朱氏朱氏亦鞠育爲子公遂力學擢上第封厥父母而後請命于朝復姓爲范氏公之酬朱氏可謂厚矣傑之事與公正類幸思有以報鄒之德哉聖皇之言卽天也慎毋忘之慎毋忘之濂故舉此重爲傑告之范公在宋位至參知政事名垂方冊至今人能道之惡知傑之他日不知公哉亦在乎法其人而已

送趙待制致任還鄉詩序

洪武九年冬十一月丙申皇上御奉天門御史左大夫汪公右大夫陳公以國子博士趙先生本初年踰七十踞而奏曰博士臣俟以詩經施教成均者四年其弟子爲方嶽重臣及持節各部者往往有之是不爲無功第以筋力寢衰而精神不完願放還山中以盡其餘齡制曰可且加其官爲翰林待制勅銓曹給誥命越三日戊戌俟具朝服詣丹闕以謝上詔之使前問曰卿何郡人對曰會稽上復問曰向爲兵部侍郎出知萊州者卿之子耶對曰是也上曰卿誠耄矣歸養于家爲宜俟於是以前叩地而退越七日甲辰詔出內藏庫錢二十五緡以賜先生將行二大夫各賦詩爲贈京師人士復以越之古跡分題從而繼作而司業樂君子善持首簡授濂爲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七

鑿坡別集

七

之序昔唐國子司業楊巨源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白丞相去歸其鄉丞相愛而惜之奏爲其都少尹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長於詩者屬而和之當時以爲榮其事若與今相類然而聖天子優老養賢之意有非唐之所可及七十而容致事同矣天子召見親加玉音而勞問焉則無之也陞之以官俾爲鄉人榮同矣出內藏之錢從而賜焉則無之也此蓋皇上勵精圖治雖天下之廣四海之衆老者皆欲安之使躋于仁壽之域非特寵其致事之臣而已斯所以度越前古而無所與讓也先生之歸也見鄉之子弟導宣上德俾習爲孝弟忠信之行出爲時用是亦報國之一端若區區倣賀季真盤旋於鑑湖一曲間自逸之計則得矣豈士君子之所望哉濂亦耄矣詔許獻歲歸田乃於先生之行歷叙其故非

惟贈先生也亦竊思以自勗焉

查林曾氏家牒序

曾氏出自妣姓夏少康封少子曲烈子郈魯襄公六年莒人滅郈太子巫仕魯去邑爲曾氏居南武城巫生天爲季氏宰天生阜爲叔孫氏家臣阜生點字子皙點生參字子輿參生元元生西西生欽欽生粦粦生羨羨生遐遐生盈盈生漢山陰縣都鄉侯樂樂生浼浼生旃旃生嘉嘉生寶寶生玟玟生據避王莽亂渡江居廬陵縣之吉陽鄉據生闡闡生植植生橫橫生興興生丞丞生三子珪舊略珪仍居吉陽鄉舊遷雲益鄉略居撫州南豐自略十四傳至唐宜州刺史司徒江南西道觀察使洪立鎮南軍節度使宏立是爲三兄弟號曰三祖大江之西咸宗之宏立生延鐸延鐸生四子仁昭仁暉仁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七 鑿坡別集 八

旺仁光仁旺生太師密國公致堯致堯再傳爲文定公鞏又六傳至觀察推官國平國平復自南豐徙居查林查林去臨川城五十里又五傳至山甫山甫有九兄弟列爲九支自是子孫繁衍分三十五房人將及千散處江源西源邱方陽城樓下五邨之間在宋季時燈火熒熒而讀書之聲相聞擢進士第者三十餘人中鄉貢者七十餘人分治六經及賦詩之科多著名于當時逮至元朝流風遺韻猶存有名士勗字旦初通春秋至正癸巳復爲江西鄉試第一入我國朝用薦者除國子助教濂時承旨禁垣與旦初交甚洽閒來言曰吾曾氏之系甚盛幾徧南北廬陵臨川之外又有所謂扶風河內青冀襄陽南陽吳郡會稽江夏長沙蜀郡及泉虔韶交諸州非如民族書所載正譜之外別有九祖而已也惟我查林有

譜兵燹之後散亡殆盡聞有藏者寶祕不以示人因命族生王晉竊錄以歸訛者正之缺者補之重編爲書願爲序諸篇首以傳濂聞而歎曰聖賢之允祚何其演迤而深長哉昔者顏淵出於顓帝之孫祝融氏至淵而生歆歆生儉儉生熒威生芄芃生億自是而大昌若師古若真卿者皆其後人北則齊鄭梁宋南則吳越甌閩至今多子孫其盛與曾氏頗相類嗚呼聖賢之允祚何其演迤而深長哉且初以文學行義知名于時其惓惓於是而弗忘者欲俾本支序親疏而爲崇孝廣敬之歸也視彼寶祕而爲一己之私者其隘不亦甚于濂因以所聞疏其概如此而其詳則具見圖譜焉

贈傳神陳德顏亭

余方退朝忽起曹員外郎劉君宗文同一儒生見過指曰此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七

鑿坡別集

九

吾學子松陽陳德顏也德顏善貌真小與大咸宜請爲先生試之余所遇畫神者亡慮數十有絕不得形似者有僅得髣髴而弗能全者形雖肖矣又有不得其風神如道家所繪仙靈者竟無以稱吾心不欲拂宗文之意姑諾之德顏反覆睥睨之而去越明日德顏持一小像來余不能自見揭諸壁間僕隸見之謹曰此吾主翁也俄門弟子至又爭曰此我家先生也自時厥後僚友好我者聚而觀之僉曰此龍門子宋君也予亦自笑因叩之一云是舍杖而趨觀水潛溪時歎一云非也是破顏微笑肆口論文時歎一云亦非也是冥心合道與造化游時歎余曰有是哉脫如三客言非惟其形逼真抑且并性情而傳之矣曾未幾何宗文又再至余因與道客語宗文曰京都之閒天下藝能之所萃止如德顏者十百之中

僅一見焉先生既愛之矣盍爲文以張之乎余自近歲以來爲求文者肩摩袂接而至一切謝絕已久聞宗文言欣然揮毫爲之藩府宰輔之賢詞林胥監之英臺閣清流之選以余延譽之故亦競賦詩畀之德顏何以得此於人哉蓋君子所業但憂心弗純不患藝不精但患藝弗精不憂名不揚理之常也古之人以畫鬼神爲易狗馬爲難狗馬人皆識之不類則非之鬼神不與人接奇形侷狀可怖可愕任其意爲之沉人爲物靈其變態千萬一毫不類則他人矣不其尤難哉非德顏之藝精者不能與爲斯也余於德顏竊有所感焉史氏之法不溢美不隱惡必務求其人之似焉一毫不類亦他人矣奈何世道不古揚之則升青霄抑之則入黃壚問其氏名則是矣其行事則非也嗚呼一藝且然而操直筆者乃不能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七 鑿坡別集 十

然豈不有愧於德顏哉余論激矣宗文以爲何如
漢天師世家序

嗣漢四十二代天師張真人以世家一卷命上清道士傅同虛徵濂序其首簡濂聞古者名世諸臣史官必爲序其世系表以傳所以敦本始昭功伐也況於神明之胄理有不可得而闕者今所輯世家但始於畱文成侯而其上則無聞焉濂因據氏族羣書補之復用史法略載其相承之緒使一閱輒知大都而其詳別見於左方云序曰

張出自姬姓軒轅子青陽氏第五子揮爲弓正始造弓矢張羅以取禽獸主祀弧星世掌其職賜姓張氏周宣王時有卿士張仲其後裔事晉爲大夫張侯生老老生君巫君巫生生趨趨生酪其孫曰抑溯至三卿分晉張氏事韓韓相開地相韓

昭侯宣惠王襄哀王開地生平相釐王悼惠王平生良字子
房漢太傅留文成侯居沛之豐邑生二子侍中辟疆及不疑
不疑嗣侯生二子典高典生默默生大司馬金生陽陵公
乘千秋千秋字萬年生嵩嵩生五子壯讚彭睦述其後多以
功烈著傳至於唐列爲安定范陽太原南陽燉煌脩武上谷
沛國梁國滎陽平原京兆等四十三望族中出宰相凡十七
人高生通通生無妄無妄生里仁里仁生覺覺生起起生桐
柏真人大順大順生漢天師道陵是爲元教之宗其傳緒悠
長倍前望族之盛論者弗察見留侯再世國除卽意其絕嗣
殊不知流裔南北如斯之繁也道陵字輔漢建武十年生於
吳之天目山暨長博習羣書從學者千餘人尋中直言極諫
科拜巴郡江州令棄官隱洛陽北邙山脩煉形之術章帝以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七 鑿坡別集 十一

博士徵不赴和帝卽位召爲太傅封冀侯亦不就乃杖策遊
淮入鄱陽上龍虎山合九天神丹訪西仙源獲制命五嶽攝
召萬靈及神虎祕文於壁魯洞俄往嵩山石室得黃帝九鼎
丹書及道旣成聞巴蜀沴氣爲人蕃銳意入蜀初居陽平山
遷鶴鳴山感元元老君屢授以經錄之法於是分形示化復
立二十四治增以四治以應二十八宿妖厲爲之衰熄如發
賊泉破鬼城之事甚多不能備載承壽二年復遷渠亭山出
三五斬邪雌雄劔二陽平治都功印一授嗣天師衡使世世
相傳乃乘雲上升壽蓋一百二十又三云衡字靈真有長材
詔徵黃門侍郎辟隱居陽平山誓以忠孝導民君子謂其有
繼宗開緒納俗安善之功衡生京師魯字公祺益續前人之
烈以鬼道教人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

已信虎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者自首其過復設義倉置義米肉其中任人量腹取飽過取則有禍人歸者日益衆遂雄據漢中詔授鎮民中郎將領漢寧太守其後歸魏太祖拜鎮南將軍封閬中侯五子皆爲列侯女歸太祖子彭祖魯死諡原侯生盛字亢宗魏太祖封都亭侯弗受始自漢中還龍虎山創三元日升壇授籙盛生昭成字道融端坐石室虎豹逢之皆伏暨化去或見騎鶴遊空中啟豕驗之唯冠履畱耳昭成生椒晉安帝召之不至椒生回回生迴迴生苻苻生祥祥字麟伯隨洛陽尉能吐丹寘掌中光芒穿屋復吞之祥生通元歲大疫以標植水中汲飲者咸愈通元生恆唐高宗問治國恆對曰能無爲則天下治矣上嘉之恆生光光生慈正慈正生士龍士龍忘玉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七

蠻坡別集

七

印長安酒家一少年盡力舉之不動明日士龍笑而攜去士龍生應韶應韶生頤頤生士元字仲良瘠而多髯居應天山四十年山多虎人莫敢謁焉每大風雨遙見乘黑龍往來諸峰閉士元生脩脩生謙謙生秉一字溫甫目光如電夜能視物嘗負劍行山澤聞叱一老樹雷卽震裂之擊死二巨蟒及小蛇百餘秉一生善善生季文五代之季受其籙文者頗衆乃鑄鐵環券數萬繼之季文生正隨宋太中祥符八年召至闕賜號曰真靜先生後凡稱先生者皆賜號也吏部尙書王欽若爲奏立授錄院正隨生澄素先生乾曜乾曜生虛白先生嗣宗嗣宗生象中字拱辰生三月能行五月能言七歲朝京師錫以紫衣象中生葆光先生敦復無子從子葆真先生景端嗣景端亦無子從弟虛靖先生繼先嗣繼先字嘉聞五

歲不解言聞雞鳴忽失笑賦詩人異之崇寧初解池鹽水溢遣使者召見書鐵符投之怒霆磔蛟死於水裔一日隨上入寢殿宮嬪競以扇求書繼光以經語書之皆密契其意中舉一握稽首書曰保鎮國祚與天長存乃上所御者也上奇之命禱雨三日乃止授大虛大夫不拜詔江東漕臣卽山中度地遷建上清觀改爲上清正一宮從其學道者恆數十百人靖康初上復召時金人犯汴行至泗州天慶觀索筆寫詩隱几而化葬于龜山之麓後十六年西河薩守堅遊青城山相遇於峽口繼先以書一封赤舄一隻令達嗣天師家嗣天師大驚使人啟龜山之窆唯一寫存繼先無嗣以象中之孫時脩嗣時脩曰繼先從子也吾烏得後之衆曰法統所在孰得而奸乃從時脩生正應先生守眞守眞在母胎歷十九月始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七

鑿叢別集

三

產毗陵有妖憑樹詔劾之一夜風雷拔去後定濤江衝決高宗賜以象簡寶劔清靜陰符二經守眞生景淵景淵生慶仙張公洞有井甚深慶仙戲折木葉擲之俄波濤騰湧有一老翁從中出慶仙呵戒之而去慶仙無子從子觀妙先生可大嗣可大守眞之曾孫其祖伯瑀父天麟皆常攝教事鄱陽水漲壞民廬無數袁提刑甫請可大治之殛死大白蛇水遂平尋又遇旱蝗可大禱之雨作而蝗殪勅受提舉三山符籙兼御前諸宮觀教門公事主領龍翔宮時當宋季元世祖聞其神異密遣間使訊之可大授以靈詮且謂使者曰善事爾主後二十年當混一天下逮至元十三年果驗可大生宗演字世傳世祖平宋憶其父言有徵應遣兵部郎中王世英刑部郎中蕭郁賈詔召之賜玉冠玉圭冠以靈應冲和真人之號

仍給三品銀印令主江南道教事得自出牒度人爲道士宗
演生與棣字國華世祖時宣授體元宏道廣教真人賞資優
渥竟卒于京師與棣無子弟與材嗣與材字國梁元貞初入
見大明殿制投大素凝神廣道大真人大德二年海鹽鹽官
兩州潮水大作沙岸百里蝕齧殆盡延及州城下與材投鐵
符於水符踊躍出者三雷電晦冥殲怪物魚首龜身其長丈
餘隄復故常五年冬無雪上曰冬無雪民閒得毋有災害乎
與材爲建壇禱之是夜雪下盈尺上大喜命近臣賜酒曰卿
能感神明一至此耶八年錄平潮功加授正一教主兼主領
三山符籙給以銀印視二品九年崇明州海隄崩俾弟子持
符往劾之民夢有山填海者遂安至大初加賜寶冠金服制
授金紫光祿大夫封岳國公給以銀印視一品與材生太元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七

鑿坡別集

十四

子嗣成嗣成卒弟嗣德嗣嗣德卒其子正言嗣正言卒太元
之子正常嗣正常字仲紀卽今天師國朝六觀京師洪武初
制授正一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宏德大真人領道教事給以
銀印視二品上復賜以褭文稱其瞳樞電轉法貌昂然人以
爲榮蓋歷代相傳以眼圓而鉅者爲元應故上因及之云濂
聞文成侯年少時學禮淮陽東謁蒼海君蒼海君先儒學士
以爲海神是也後又見異人黃石公下邳圯上則其未達之
際固已能交通於神明至其晚年名遂功成乃欲辟穀從赤
松子游實其初志非曰托之以自逃也故其九傳至漢天師
感慕興起學輕舉延年之術祓除陰慝一以善道化民而嗣
師系師繼之脩其業而弗墜唯恐有人橫遭天闕者當漢之
季天下雲擾唯巴漢之間民生晏然行者不裹糧居者不捍

關官府賴以成治如此者垂二十年其功之及物可謂侈矣
宜其世有令人出俾至化奚翹古諸侯之國天之報施不亦
彰明者哉或者專歸於名山神氣之結故能演迤盛大如斯
其論亦淺矣嗚呼文成侯子孫南北在在有之其以功烈顯
著者小則充法從大則至宰輔非不光明俊偉也曾未幾何
降爲卓隸者有不免焉其視元裔相仍歷千二百有餘歲而
未已者爲何如蓋必有其道矣嗣是而興者尙知勗哉尙知
勗哉

贈簡中要師游江西偈序

方外範堂儀公來言同袍有原要字簡中者日本之人也姓
藤氏爲其國貴族年九歲依能仁國濟國師給灑掃之役久
之國師爲薙落受具足戒尋往建仁與聞在菴禪師大法要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七

鑿坡別集

五

旨遂使侍香左右每幕中夏禪宗之盛洪武甲寅夏不憚鯨
波之險航海而來想止南京大天界寺聞江右多祖師道場
欲往禮其靈塔頗聞古有贈言之禮世恆相因先生能不廢
之乎予曰此吾俗間事也簡中學絕俗之道文字且不當立
況予之贖語耶範堂曰請爲一偈何如予曰杳冥之中其光
如噉不依形立常與道存雖偈亦奚以爲範堂曰此姑賓之
第二門中何事不可說先生自通一大藏教乃欲遏絕初機
之士乎予曰本自現成誰爲初機一旦不有孰居第二強生
分別去道滋遠也範堂曰先生辨固辨矣吾無以酬之簡中
必欲微片言之賜慈悲者果能拒耶予笑曰如此則或庶幾
也於是合十指爪而喝偈曰

諸法本無滅是故無所生其意果云何本性不變故衆生墮

虛妄常見有生滅因緣十二支猶如玉連環鈎鎖不可斷正
滯無明根斷枝葉枯豈復能滋生若能斷其生而死自然
滅不見有一法滅將從何起如來最方便示此思惟脩蕩相
而明空功德難思議如執金剛劔寒鏗湛秋水斬除諸煩惱
智慧卽現前轉移剎那閃不見有真妄如種鉢特摩出自淤
泥中華雖未敷榮其實已全具雙舉復雙收不見有先後如
然長明燈于彼昏暗室明生暗卽亡非暗往他所明暗本無
二不見有出入沙門汝當知此乃真實義回光自返照照性
亦并亡前滅既不接後起亦不引前後際皆斷無思心正住
所謂諸因緣銷實無餘者江右多古塔骨朽已千載塔前諸
樹株晝夜談妙法熾然雖不停無耳乃得聞沙門汝當知勿
墮於色聲有佛與無佛不可生執著行行早休歇契彼無上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七 鑿坡別集 六

道

贈令儀藏主序

予聞佛書一須彌山攝一四天下其一日月須彌
有百億則日月有百億焉如是乃至恆河沙不可算數之天
下佛法未嘗不流布其間况震旦一國耶日本在東海同爲
震旦之國又可分疆界之內外耶此所以同慕真乘而至人
攝化者亦未嘗遺之也達摩氏自身毒西來既至中夏復示
幻化持隻履西歸後八十六年當推古女主之世達摩復示
化至其國世子豐聰過和之片岡達摩身爲餒者困卧道左
世子察其異解衣衣之已而入寂遂藏焉及啟棺無所有唯
賜衣存事與隻履西歸絕類所異者當時無人嗣其禪宗爾
自時厥後橘妃遣慧萼致金繒泛海來請齊安國師卒今義

空比邱入東其首傳禪宗之碑信不誣矣至覺何之嗣佛海遠道元之承天童淨達摩之宗駸駸向盛原大法之蘖芽實肇見於世子之時歟嗚呼亦可謂遠也已矣範堂儀公日本之人也俗姓藤氏脩習禪觀夙夜匪懈至正壬寅秋航海自閩抵浙三叩尊宿咨决法要洪武癸丑冬復來蔣山爲侍者尋遷掌藏史叢林中以法筵龍象期之範堂以予頗究內典圓頂方袍之士無不獲交向而去謁予以徵贈言予謂三藏靈文琅函玉軸世所嚴奉者凡五千四十八卷六百億三萬一千八百八十八言其刊定因果窮究性相則謂之經垂範四儀嚴制三業則謂之律研眞顯正覈僞推邪則謂之論三者莫不具焉範堂旣司之矣司之寧有不受持讀誦之乎脫若以言演說之多無踰於此也如曰直指人心片言已爲餘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七

鑿坡別集

七

曠何在於博求耶雖然萬錢陳於前非緡無以貫之萬法散於事非心無以攝之假言以明心挈其綱而舉其要亦古人之甚拳拳者也大抵人有內外佛性無內外人有東西佛性無東西一眞無妄充滿太虛大周沙界細入藐微光輝洞達皆含攝而無所遺範堂於此而證入焉一念萬年何今何古寂然不動誰佛誰生當此之時殆非世諦文字之可形容也達摩氏之所傳其大旨不過如是而已範堂徧參諸方諸方尊宿以範堂精進多所印可不知曾有不自寶祕而昌言若斯者乎予見範堂向道之切故舉百億須彌皆有佛法佛法肇興於日本者稍著見焉而末復申之以此者衛法之事嚴而利物之心急也

莆田壺山下有路通海販鬻者由之至正丁未春民衣虎皮
煨利鐵爲爪牙習其奮躍之態絕類乃出伏灌莽中使偵者
緣木而視有負囊至者則嘯以爲信虎躍出扼其吭殺之
鬻其肉爲噬齧狀裂其囊拔物之尤者餘封祕如故示人弗
疑人競傳壺山下有虎不食人惟吮其血且神之已而民偶
出其婦守巖穴聞木上嘯聲急意必有重貨乃蒙皮而搏之
婦人質脆柔販者得與抗婦懼逸去微見其蹠人也歸謀諸
鄰諫逐之抵穴獲金帛無算民竟逃去嗚呼世之人虎豈獨
民也哉

王宗器字說

王生璉字宗器其先太原人今家濟南之長山器局沈凝而
學問精密洪武五年以易經舉進士山東名列第三旣上南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七

鑿坡別集

文

官未試皇上召見便殿親命題賦詩詩成稱旨權史館編脩
賜以冠服選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翰林老臣爲師同時而
進者凡十又七人車駕時臨策勵之且取其文品評其優劣
日命光祿寺給膳羞酒漿每當食青宮暨親王迭爲之主而
璉等侍飯於左右冬夏賜衣各一襲復有白金弓矢鞍馬之
頒蓋不一而足近又使璉攝御史廉察河南迨歸奏對益稱
旨上悅謂近臣曰文華堂諸生如璉等者皆朕異日將相材
也其期望之重如此璉嘗從余學故來以字辭爲請予因序
璉遭逢之盛於首而著命名制字之義於辭璉能聽之必上
不負於國恩下不負於所學矣辭曰

宗廟之器貴重實殊夏有四璉殷稱六瑚周云八簋異名同
符其貴斯何珠玉爲飾其重斯何盛以黍稷嚴奉明禋人鬼

是格惟端木氏才堪三卿文章外見以言語稱汝器見許載
諸聖經今生既長局度純亮發爲辭章大河奔放器宇璉名
父師所望出逢盛治講學禁中天日照臨以昭以融以達其
衷用廓其蒙學之茂矣川之流矣材之秀矣木之脩矣蚤夜
孜孜唯道是求矣豸冠巍峩巡行洛河貪夫夜逃良士笑歌
君子之爲君子之多學無止功勿畫斯善辟彼行塗足不留
踐百里至千所見逾遠志安於近行局一偏筌罔爲鑪豆難
充籓規模卑狹世則病旃德藏于身動無不被厥用能周由
體斯具生尙勗焉庶幾不器

王生致遠冠字祝辭

虎林王生其幼也父命之名曰驥及年寢長加元服于首大
賓字之曰致遠蓋取梁徐勉所謂人中騏驥必致千里之言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七 鑿坡別集 五

也按說文驥千里馬也孫陽所相者其字從馬冀則諧聲夫
千里馬不常有以謂世之奇才亦未嘗數見也以生名若字
觀之則父師所期望者不亦深且長哉予雖不及與聞三加
酌醴敢抽蕪思而宏敷其義生宜聽之毋忽其辭曰

古者體物取義孔殷麟紀其瑞鳳揚其文表厥茂實載敷清
芬其惟馬之族本非一類八尺爲龍千里曰驥因生有別挺
材見異其伊驥斯何墮地不毛虎文彪炳龍骨駝陀天機燿
騰絕山飲河琪當其奮飛神行電逝若滅若沒一日千里晨
燕哺越視同游戲暝誰其似之渥洼之姿肉角飛黃逸氣纖
離天閑翱翔玉臺裴回碣奚官善馴是澡是拂秣以美薦饌
以香粒筐忠蜃沒慮無弗及頌物尙有茲人胡不如天賦權
奇孰不自攄口噴紅光長鳴九衢琪豈無王良俾其振迅未

必鹽車能厄神駿三羸五駑過者誰問棋生游藝府逸思超羣剪水爲神製霞作文亦旣應書名達帝宸棋侍經藩王出入禁籞宮袍時頌大官致餼寵賚之隆揆古無愧棋以利天下易經有辭取譬奔蹏漢詔以之任重道遠生寧勿思棋曷以思之朝夕兢惕匪力足矜所稱惟德予言非誣勗之無斃

棋
其
不
前
宋
惟
善
字
辭

宋氏自京兆遷汴又自汴分遷吳興虎林虎林有名善字惟善者實承其後吳興則再遷金華而予之遠裔也予與惟善爲同宗予侍講禁林日惟善以學行貞諸朝皇上親擢爲給事中朝夕在帝左右時彼顧問恩寵有加焉已而兼靖江王府錄事擢監察御史改知濟寧府未上陞參山東承宣布政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七

鑿坡別集

三

司政事予與惟善爲同朝瀕行惟善來言曰善以字辭爲請已二年矣叔父文墨之冗日弗暇治因未敢累執事今將有遠行叔父寧終靳一辭乎予笑曰惟善通書工辭章經緯參伍燦然成文持節行州縣彰善癉惡又愜乎物情是文學政事舉勝於人縱予有言將何有裨於惟善乎惟善請之益力予不能卒讓因稽其命名制字之義綴之以辭辭曰

陰陽迭運道寓其中繼之者善性成乎躬其善伊何化育之妙陽行陰具萬理樞要是曰天道體用弗遺式昭化源用樹學基有倬君子夙著徽美內功旣加外聞益侈積久發宏上簡帝衷峻爵穹官日致顯榮君恩如天無不覆燾昧昧思之并忠莫報往佐方嶽審其政機大見設施春煦秋威孰滯盡疏孰燾盡剪孰才盡登自邇及遠此非外鑠實善之推成已

成人庶其在茲我著我辭微厥名字揭諸座隅以示籤史

補張馮加冠字辭有序

瑞安張生馮宋金部郎中聲道諸孫也以文學薦於朝擢奉常贊禮郎奉常所典祀天神饗人鬼祭地祇之禮其責任爲甚重馮能周旋佐助而無越禮愆度君子稱之馮當冠時大賓字之曰子翼而未有造祝辭者邇來監祀廣西行中書其參知政事黃君子邕嘗爲推說字義而序之馮事予頗謹閒復以祝辭爲請予按士冠禮載其三加之辭甚具辭古也而字說則今也予雖不敏弗能從大賓與聞制字之義馮之意難固拒也遂僣勉以補其辭辭曰

冠而有字爲敬其名曷爲敬之期學之疑學將焉施莫重夫祭大嘏之受因神所致孰有賢行慎擇爲尸豫撰厥几庶堪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七

鑿坡別集

三

馮依豈惟佐食宿有命戒皇尸戾止益虔弗懈俛俛工祝左承右趨旣贊道之復扶助之馮之謂何如神斯據翼之謂何如鳥展翅百靈續紛儼乎若臨洞徹上下精白一心詩咏卷阿歸於孝德放諸四海準是爲則爾職贊禮陟降廟郊周折圓方弗魯絲毛非志之醇疇能及此宜勵其功慎終如始自此而推泉達火然孝親忠君其道一原內涵外充一循乎敬大本旣敦末罔不正爾有長才發軔在茲何遠弗召何福弗宜探名索字孳孳不已賢亦何人希之則是

補臨川危安子定加冠祝辭有序

冠者責成人之道其禮自天子至于諸侯卿大夫士各有隆殺之節儀文雖已失傳唯士冠禮獨存告廟筮期宿賓命贊弁有皮爵之等裳有黃元之錯器有尊甒柶之用鼎有乾

肺離肺之實三加而彌尊制字以敬名其爲禮甚嚴矣夫何故事親從兄忠君敬長之行望其有所成也古昔盛時以冠爲諸禮之首者其職此之由歟自冠禮久廢風頽俗靡冥然夜行如擗墮而索塗君子未嘗不爲之永嘅也臨川危生安清敏好脩爲文辭亦整緻可觀嘗從郡諸生肄業成均學士大夫多延譽之其師曾先生旦初爲字曰子定來謁禁林求予爲之說予謂字之有說說文解字備述之矣何假人言哉然三加成禮之後既命之字必造辭以祝之是猶可爲也於是歷序冠禮之嚴定字代名者爲甚重繼掇大學知止之義而申之以辭生慎聽之其將躋君子之域矣乎其辭曰

人之初生父命其名弱齡攸居乃以字稱此非彌文實厚彝經四行之貴用底于成其爾生名安以定爲字稽諸聖經敷

列其義必先知止始奠厥志射有正鵠直趨而遂其方其未定逐物而搖紛紜舛戾水湧風飄及既定只類鑿孔昭事至則應順而不膠其曷爲致斯因靜之故靜爲動基理罔弗具辟地博厚發育萬彙區萌畢達隨風而布醜靜主乎內靈局廓然靡隱靡顯隨寓而安天光昭煥人淬將刊漸獲所止斯不爲難棋惟古之學明體適用出輔邦家瑞若麟鳳逮及後世葩藻是弄誇多鬪靡有如聚訟棋昔我臨川學者所宗仰視陸子其猶神龍駕風鞭霆雨于太空被其澤者碩大而充棋闕彼夸毗以華喪質直究本心職如日出日微言猶存可以尋繹生居其鄉敢不自力棋爾生長矣煜如秀榮濯濯而明英英而貞從師受經咏其至精亦既有文五色交縈棋我後賓贊不與酌醴今補祝辭庸申規厲行固宜篤知亦須至安

定其中聖域可企拱

恭題御賜文集後

洪武八年歲次乙卯春三月壬辰皇帝御乾清宮召臣至問前御史中丞劉基何日成行臣以翌日對繼問病勢不革否還可自力至家否臣復具以聞時基有霜露之疾上憫其爲開國舊勳特降手勅令起居注郭傳宣示之俾還山以便侍養然聖衷猶念之弗置於是延臣扣其詳語畢上步出宮門臣從後至丹墀上忽顧內史張淵曰汝在取新刊文集一部賜學士宋濂臣謹叩頭謝淵引臣至典禮紀察司與司副李彬言紀臣氏名於籍始頒受焉蓋文集係御製凡三帙入梓雖訖尙祕藏禁中當時受賜者唯太師李韓公善長中書右丞相胡惟庸與臣爲二人故內臣致謹之如是也臣仰惟聖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七

鑾坡別集

三

學高遠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其發爲宸章麗日卿雲照臨下土固非蟣蝨小臣讚詠所能盡至於寬仁峻德優遇舊勳及寵異文學侍從之臣恩意兩盡尤非前代帝王之所可企及也臣抃蹈之餘故備書應對之語與獲是寵賜之由於篇末俟他日歸田當造爲彤笥飾以雙金龍尊閣於山中云

恭題御書賜靳春侯卷後

洪武六年夏六月十又三日皇上幸大本堂堂乃儲君講道之所而諸親王肄業於左右當是時勳舊之子亦聽執經入侍上旣至召開平忠武王之子鄭國公常茂靳國武義公之子靳春侯康鐸列于階下慰勉再三復勅奉御具觚翰親書二帖一賜茂一賜鐸帖皆八字其賜鐸者云謹承祖業愛勤勤功鐸稽首再拜而受乃命良工用黃綾玉軸裝潢成卷珍

冀以示子孫鐸嘗受經於臣濂來請識之臣伏視國家之遇
動舊義雖君臣情踰父子上下相孚脗合無閒斷國公值四
海雄爭之初多樹奇功不幸蚤世不得見今混同之盛宸衷
憫悼朝夕弗忘既勅近臣經紀家事復令其子習學禁中且
以承祖業爲勗其恩數至優渥也夫祖業未易承必勤功之
入乃克能之聖謨所及正合書中業廣惟勤之義鐸宜拳拳
服膺而弗失庶幾上不負君師之訓下可以保前人之功業
矣鐸尙勗之哉鐸尙勗之哉帖傍書康二子者以別與茂也
二子鐸與其兄鑑鑑今僉廣西護衛指揮使司事云

恭題御製命桂彥良職王傳勅文後

皇上以上智之聖延攬英傑置之庶位知人善任誠近世所
未有洪武十一年詔以太子正字桂彥良爲晉王傳且親御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七

鑾坡別集

十四

翰墨爲文勅之識謹身殿寶其子中書舍人慎裝潢成卷請
臣題其後臣惟古明王之待重臣寵之以爵告之以言者有
之矣然其時之文多述於代言之人求其出於親製者不可
得也親製者如漢武之於吾邱壽王莊助者有之求其褒許
隆至教告深切如此者不可得也臣與彥良同朝且同官東
宮甚久彥良之爲人淳篤和易有長者風當今廷臣鮮見其
比上嘗以儼臣濂雖臣亦自以爲不及也今勅文以善學孔
孟稱之而望以王佐之業傳所謂知臣莫若君其此之謂歟
雖然今以職爲相傳者凡數十人上未嘗以言爲賜或賜以
言未嘗以稱彥良者許之也彥良獨蒙聖知若此之至安可
不思報乎具簿書綜獄訟他人能之者上不以責彥良亦非
彥良之所以報上也必也輔王以德義遺王以忠孝使晉國

有泰山之安賢王有明哲之譽而彥良之名亦相與流於千萬載此豈非上之望於彥良者歟彥良其可不勉歟

恭題幽風圖後

臣濂侍經於青宮者十有餘年凡所藏圖書頗獲見之中有趙魏公孟頫所畫幽風圖前書七月之詩而以圖繼其後皇太子覽而善之謂圖乃方帙恐其開闔之繁當中折處丹青易致損壞命良工裝褙作卷軸以傳悠久屢下令俾臣題其末臣聞之七月一詩序者謂周公陳王業以告成王故備悉稼穡之艱難自于耜而舉趾自播穀而稼場以至上入執宮功莫不纖悉備具而紅女蠶績之勤繼焉嗚呼國以民爲本而民之至苦莫甚於農有國家者宜思憫之安之宋之儒臣真德秀有見於斯嘗請于朝欲繪農夫紅女勞勩之狀揭之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七 鑿坡別集 五

宮掖布之戚里使六宮嬪御外家近屬知衣食之所自來盛矣其用心也恭惟皇太子殿下天賦懿德仁孝溫文而尤留意於農事每於禁中莠植麥禾以觀其成則其憫小民勤勞固不待周公之告而後知然而此心易發而難持自古賢君恆存敬畏至以朽索馭六馬譬之願殿下之心朝夕如覽圖時則四海乂安無一夫而不被其澤盛德大業必將度越成王無疑矣臣年雖耄日切望之因推德秀之意備書篇終以竭犬馬之誠云

題趙博士訓子帖後

昔者趙簡子書訓戒之辭以授二子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詞無恤則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懷中君子由是知其賢不肖之分也會稽趙君圭玉官法從時其父博士君作

誦忠之書寄之圭玉佩服而弗忘復裝褫爲轡軸懸之齋閣不翅盤盂几杖之銘嗚呼圭玉固簡子之遠裔其亦聞無恤之風而興起者歟

題李霽峰先生墓銘後

濂兒時伏讀霽峰先生所撰大都賦卽慕艷其人逮長受經於黃文獻公爲言先生博學而能文議論英發如寶庫宏開蒼璧白琥黃琮元圭雜然而前陳光彩照耀不可正視蓋豪傑之士也未及往見而先生竟觀化冥冥之中後三十年而公復薨逝又二十年濂亦髮種種而視茫茫矣慨念疇昔有志弗強賢者不能往親幸獲親者又不能盡傳其所學可勝歎哉先生之曾孫象賢與濂胥會南京出公所撰墓銘及文集序相示三復之餘益重耿耿象賢名珪嗜學而有文今試宋文憲公全集卷十七鑿坡別集

壬

題唐太宗哀冊文後

天台詹君國器嗜古如嗜利近於汴梁市中購得褚登善所撰唐太宗哀冊文一卷舊嘗藏相臺岳珂倦翁家後有北燕喬簣成所題定爲唐人書詹君旣自識其左復請濂一言之濂聞唐故事哀冊國之大典也非職載筆至司鈞衡者不敢爲之登善自貞觀二十二年九月己亥爲中書令二十三年三月丁卯太宗不豫四月己亥幸翠微宮五月己巳崩于含風殿庚午奉大行御馬輿還京師當是時登善秉政中書緝熙帝載者已九月哀冊必屬之蓋無疑也此卷當爲命稟之第二故於二十三年下闕歲次己酉五月甲辰八字嗣皇帝下不書治字家傳緝雲下無高祖配天一人有慶八字邈悲

風於長下闕術字然特其闕文耳徵之大詔令羅圖琬琰集
文粹文苑諸書其更改又各有同異殆不能悉數也濂竊按
正史雜史咸謂太宗以八月庚寅日葬與大詔令等書並同
庚寅則八月之十八日也今獨云庚子則是月之二十八日
不知何以有一句之差將史誤耶或彙本之筆訛也嗣皇帝
之名不書懼瀆其理固當太宗之崩既書二十六日已已
矣年月甲子初何足隱諱而懸空之耶尤有不可得而曉者
相去七百餘載其事不可臆度未可以遽言也若論字畫當
爲登善所書登善初師虞世南晚入右軍之室故唐之能正
書者僅二十八人而登善居三四之間此卷溫潤似虞其結
體則多法右軍世之人徒見登善所書或與薛稷類者遂疑
之殊不知先哲有兼人之才而其作字初不拘一體張顛善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七 鑿坡別集 七

登善者宜以是求之
簣成雖號能鑿古其言似不足徵也國
器尙永寶之

題趙子昂臨大令四帖

趙魏公畱心字學甚勤羲獻帖凡臨數百過所以盛名充塞
四海者豈無其故哉後生小子朝學操觚暮輒欲擅書名者
可以一笑矣今觀張唯編脩所藏臨大令四帖聊書其末以
示解事者

題李節婦傳後

婦人以節稱乃其至不幸也與其執之死靡他之誓曷若咏
君子偕老之辭哉然而一與之離終弗改其操身雖不幸而
其苦節則有可尙者已若朱氏婦壽豈非其人哉嗚呼婦以

節旌者固多而其事則殊有慕夫家貴富而不忍去者有年壯多子而不易割恩者有不能冰雪其行姑盜名以欺世者躊之父母納李實爲贅婿合卺甫十日實賈遼東遂溺死於海壽誓不更適養父母終身且依弟珍以居信誓堅確其曠如出口者歟揆前二者其無一之可疑者歟斯所謂眞節婦矣張侍講以寧傳以顯之孰謂非宜或者猶以未得旌褒爲恨然旌表朝廷事也

題新脩李鄴侯傳後

余讀歐陽子等所脩新唐書事多舛謬如紀中載膠東郡公降封縣公而傳中乃稱郡公傳中叙天平節度四人而紀中則云七人此猶可也宰相載於世系表而于惟謙相中宗鄭彥相昭宗武仲乃相武后乃皆棄而不錄此猶可也觀其述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七

鑿坡別集

三

作繫者失於支蔓略者過於簡率以致渙而無統鬱而弗章則其所繫者重矣劉昫舊史義例無法固不足責豈意新史亦復爾耶吳縝糾繆蓋不得不作也有若李泌在唐建謀猷輕爵祿髣髴漢之留侯新舊史皆略其事且譏其好縱橫大言以鬼道媚人主取宰相何其倖耶晉王府長史朱君讀而病焉因據泌之子繁所錄家傳十卷參考羣書倣前賢刪正陶潛諸葛亮二傳芟繁撫華重爲泌傳一通泌之事始大白於天下後世嗚呼微朱君泌不銜冤於九泉之下乎然而唐史之謬不止於此而已縝之所未糾者尙多朱君宜推類以盡其餘哉余總脩元史及皇明日歷朱君皆與其事余見朱君有良史之才故爲題識傳後而屬望之如此若余之耄則無能爲矣朱君名右字伯賢天台人

題甘節卷後

地天爲泰純剛純柔之卦也節自泰來則柔來節剛剛上節柔恐其剛柔過盛而無節也故當節之然節至於苦則不能常決非貞之道又必至於甘節從容悅豫而無窘束之意乃爲人情之所尚也易之所謂甘節者其大意蓋如此鹽城孫君子章僑居吳郡甘節里因以甘節老人自號然孫君篤厚長者居鄉多善行而每事有當節者輒節之自苦以至於甘婆娑嬉游以至終身然亦未嘗過也揆於易卦所謂節者施之一身不幾亦有合歟孫君之子化以能古文辭名世朝廷聞其賢徵爲侍儀使名聞之升正騰騰未已是則甘節之亨又當復見於此矣

題柏庵圖後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七 鑾坡別集 五

上黨馬君庭堅其幼也父名之以柏長遂築室而居曰柏庵及主事勳曹轉閩省檢校官不至庵中者頗久乃命盱江藍瑜畫爲圖時展玩之而其僚友員外郎王彥和實爲之記庭堅來京復請濂題其後傳有之粵曰以楸說者謂楸柏也楸柏性堅緻有脂而香故古人破爲曰用以搗鬱嗚呼柏之德與申椒胡繩同又不特歲寒後凋而已庭堅之父托此而訓名其知之深而望之至哉庭堅不惟奉以自名且以名其室是跬步不忘乎親矣不忘乎親者庸非孝乎昔者蘇文公命其二子曰軾轍且知軾之不外飾而車仆馬斃患不及轍其後咸如文公之言今庭堅所守貞勁而芳譽遠聞有無愧於柏者知子莫若父信哉或謂庭堅樹柏築庵乃爲肥遁之計非至論也

題商山四皓圖

右四皓圖一卷所謂四皓者昉見史記張良世家則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是也初不知其姓名按陳留志園公姓庚名秉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爲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脩道角里姓周名術字元道河內軹人孔父祕記又作祿里此皆王劭據崔氏周氏世譜及陶潛賢輔錄而爲此說綺里季則無聞焉或曰姓氏書云綺里姓季其字也予方疑其誕妄不經及讀顏師古漢書注果謂四人者匿迹遠害氏族無得而詳皆後世皇甫謐圈稱之徒及諸地里書說所傳會可見古人讀書精審固有以及之者矣而周公謹所著齊東野語又帖帖不置者何耶非惟此也傳記所載如伯夷叔齊之類一一具氏名甚悉經中旣無明文不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七

鑿坡別集

三

知後世何因而知之耶一笑而斥之斯可矣然自舊以夏黃公爲一人而畢士安則謂綺里季夏爲一人黃公別是一人其說尤異據漢惠帝時所刻四皓神座一曰園公二曰綺里季三曰夏黃公四曰角里先生惠帝去四皓不遠足以證士安之謬矣偶題此圖遂牽聯而書之畫之工拙尙未暇論也

神農題冰壺子傳後

松陽周世英其名爲繹祖通經書有長者行凡遇過客匱乏

者必傾貲濟之客去藐然不記其姓氏然於利養榮名尤視之泊如也近舍二十里有火光發山中上燭霄漢連夕不滅有精其藝者密告世英曰此白金之祥也唯姜氏之地其鑛獨夥公片言可得之慎毋洩也公叩諸姜氏果見從遂定券持泉與之擇日將鑿石取鑛或譏姜氏曰爾家就其地軋麻

爲油數世矣利孰大焉奈何嚮之嚮之果義乎非義乎世英聞之歎曰不義在我非彼之罪也乃折券棄泉以其地還姜氏姜氏亦固請曰長者固寬厚宵人將何以自寧敢辭世英深拒之乃已姜氏後知其故歸采白金滿籩當元之季有以縣丞告身從驛遞中至者啟視之則世英氏名州里也莫知其所從來蓋世英遇士有恩故薦諸朝署而授之官世英曰吾白髮垂頷已焉用此爲哉竟不上惟優游林壑閒卜地以爲樂邱作繭菴一區時招朋命觴以自娛世英之賢行甚多今姑舉一二餘則可以例知也士大夫以世英潔清號曰冰壺傳之歌詠之且成卷軸矣類多綺繡其辭以爲工而無關其實行予不敢效尤特書此於卷末使周氏子若孫藏之時出而觀之有不蹶然而興起者吾未之信也

宋文憲公全集

卷十七

鑿坡別集

三

宋文憲公全集卷十七終

